

天駟焚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  
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  
懸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  
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  
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  
出入天門駕龍駟太霞丘彩滿瑤京皇風清皇  
道貞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  
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年年徒  
用兵

高啟

義鶴贊

有序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  
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呈頸輪  
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  
鳴若顛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  
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群鳥欲磔之輒  
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  
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

贊

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  
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  
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眺夕喙曾無含忸世嘗  
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  
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  
厥質始化豈貞之臯猗匪曾黃鵠孰配爾德猗  
皇明文徵卷之三十一



皇明文徵卷之三十一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箴

脩證

御製

世宗肅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敬一箴

人有此心萬里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維敬  
維一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

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雜應驗  
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  
德或不類以爲競思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  
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慎于閒居省躬察處儆戒  
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叅以三弗貳以二  
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  
法言備見傳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  
責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

謂敬君德旣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  
光前裕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士大夫下迨  
疇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  
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  
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

縉紳

宋濂

磨堯堅箴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

坐隅磨甿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甿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甿堅人各有心山高水深磨甿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甿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甿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甿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甿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甿堅磨甿堅慎勿言

方孝孺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龐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覲厥繇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群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作以言爲

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於  
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  
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遺  
惟昔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  
于源擇苗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  
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旣構旣除曾是弗居困踣  
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閔予微陋夙亶顛魯  
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  
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

颯颯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歛之毫芒散周  
八紘子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矜于華罔臻厥奧  
指循不武過慝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  
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  
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於蠱在昔  
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  
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  
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  
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

滉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  
譬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  
路禮以爲域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  
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  
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  
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  
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  
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于微涉遐  
于邇群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被濯攻治鬼力甚  
大賢人之文也

王守仁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旣隳  
于淵猶恬履薄旣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  
則疇與汝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  
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  
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  
小子告汝不一旣曰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躁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

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詞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眎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弃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蔡清

自箴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朱應登

克己箴

百爾慾耶淵如谷耶謂不我溺者孰邪

復禮箴



理慾之途厥反如掌使去者日以微而進者日以長神哉化機一來一往

定性箴

於皇生人有性有命命豈性殊道外無性棄爾耳目惟心是競心一而安履道斯定

祝允明

三箴 有序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趨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繇三

者心舌筆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孚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慢倍鄙而憎遠罪棄非斯曷起蔑用

斯殺予予亦用斯殺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鄒守愚

還心箴

余性癡也日余酬酢出于余心以協天則而不余愧或嗤余竟不顧懌敘不喜顛躓不對然亦不余留也其或不然而奪於愛惕不能制持余顧憤悻交戰戰不止寢不帖寐食不甘嗜坐不暖几行不寘履前噤後呵森列余前乃自唾曰汝胡爲乎然汝胡爲乎然以形累汝隳平生邪於是乃憤怒以斲之曰還汝還汝母爲余妖雖

忤於人無惜已乃怡怡然于于然譬  
諸霧開冰釋如于其初於是作還心  
箴箴曰

汝動於義汝心則遂汝不動於義汝心則悸汝  
母問其它曰惟汝帥星星慶雲維其瑞矣魍魎  
魍魎惟其類矣上帝臨汝勿云貳矣

丁自申

讀書左箴

讀四方書如陟四方之顛讀萬古書如游萬古

之前耳不聞誼蹶之聲若與聖賢相問對身不  
設暴慢之氣若與父師相周旋噫余何可一日  
不讀書兮蓋將有味乎斯言

讀書右箴

耳讀書而聰目讀書而明心讀書而一神讀書  
而清疑讀書而解慮讀書而瑩饑讀書而飽困  
讀書而醒愠讀書而喜忿讀書而平噫余白首  
未聞道兮惟讀書以畢此生

楊道賓

自警四箴

箴

身可處貴亦復可賤可處富亦復可貧此根脚立得定然後能樹丈夫不移不屈之節槩

我不必是人不必非我不必賢人不必不肖此藩籬剖得開然後能擴仁者萬物一體之度量性命可惜名節尤可惜失性命人猶矜憐失名節人共唾罵此權度較得審然後能嚴聖賢非道非義之操守

身非愛可存位非戀可固名非求可微禍非避  
右宵宸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眎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莫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聵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裘爲事

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劓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採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訐

威匪予增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遺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欹謗不可怒遽省吾私人有恒言眎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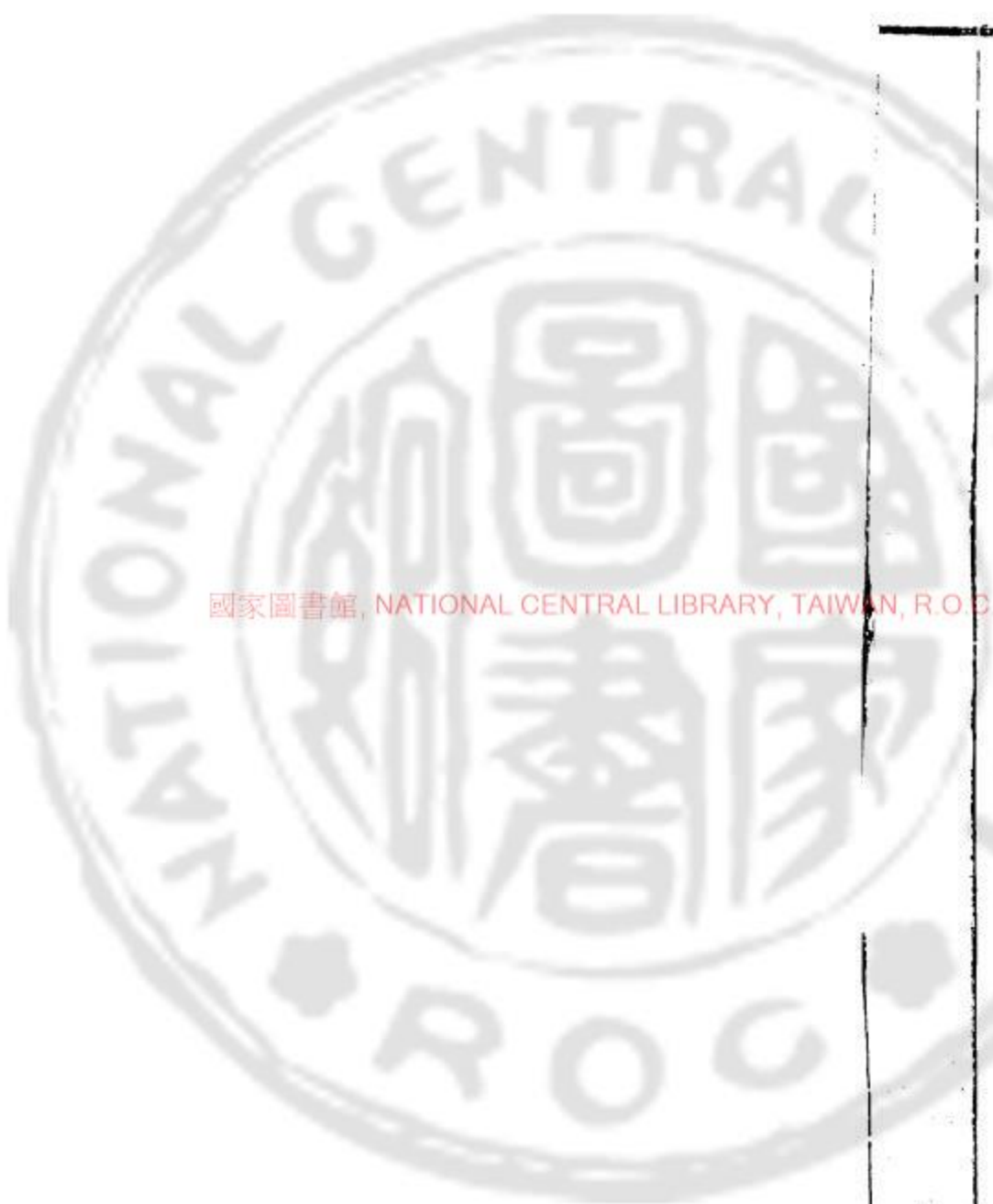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

疑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聾癡  
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鳧  
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  
好貨我甘以置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  
我疑以汙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  
多途官惟好威道以培墟語默有爲俯仰有須  
覘容察詞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  
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  
嫗嫗儒儒亦旣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  
作箴敢告僕夫

其三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  
余能人莫敢欺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  
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  
當爲無沾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  
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

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  
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  
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  
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情  
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二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銘

自靖

縉紳

周是修

衣帶銘

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間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



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  
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  
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  
人之門庶無罪悔

自警

韋布

俞允文

座右銘

并序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

四十荒怠無成懼終泯泯竊自痛艾  
思所以檢身之方偶讀崔子玉座右  
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行之  
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  
大抵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  
吾所自得因深省其闕續爲座右銘  
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已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  
諱言臨富慎勿希居而厭其貧勿皆委諸命已

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則喪其真固窮要之  
死弱操焉足敦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  
久乃賤多事生埃塵伏謀從天紀荒慮耗精魂  
厚善難爲基纖惡易成根善惡繇一域共路險  
孟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形勝

縉紳

劉定之

居庸關銘

有序

余觀自古帝王建極作都君制華裔  
維本於大德以膺天命結人心而未  
嘗不據依形勝以自固而謂扼天下  
之吭者也彼侯國所恃若齊穆陵關  
楚武關小不之論而秦與西漢唐都  
雍周與東漢晉都洛乃宇內大都會  
且傳世久遠統御廣際者然雍之險  
在函谷關洛之險在成臯關亦不過  
控臨中國而已唯我  
皇明定

鼎冀方南向以御諸夏北眺以威戎  
貊其介乎戎夏之關曰居庸實爲覆  
載以內莫大要地謹按地志關在昌  
平西北四十里元翰林學士王輝謂  
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故以名  
焉夫講求地里實蹟而勒述其義書  
生事也况茲關重險鉅防若前之云  
可不銘乎銘曰

帝承天命朔野是都坤奠其軸乾屹其樞長城  
爲帶自天繚繞中聳雄關洞城裏表鐵壁豁舒  
玉峽嶢嶢俯壓博厚仰轟層霄冠以雉堞守以  
虎旅屏翰中華吞攘醜虜龍旗北伐鼓行其中  
如雷之震以出太空呼韓南來款塞其下如蟻  
叩闔以干天赦昔秦興役庸徒乃居宋失其防  
遼金長驅曷若 皇明天所綏顧不創而  
因不嚴而固一夫當之萬夫莫前一世開之萬  
世其傳攬翠爲書磨崖作碣勒此銘章以詒無  
極

楊守陳

石鐘山銘

有序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庶峰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

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鞀鞞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闊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庶峰其下響若鐘者

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  
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  
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  
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  
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屐而叩諸潭際  
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  
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  
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  
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

名

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  
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  
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  
太祖高皇帝伐僞漢陳友諒  
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旣而大捷友  
諒殪焉時羣敵惟友諒寔彊難克肆  
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  
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  
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

高涉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甲兵驅龍魚爲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王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微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

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蒸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

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

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  
嶸嶸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  
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汜可小愒  
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颺馳霆鉤烈火  
西耀煌煌赤城虜劔而逋拒之湖口乃躋兩鐘  
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逐魚騰  
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荆湘  
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或者  
草木奮爲甲兵四方羣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

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  
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  
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  
勳業亦銘鼎鐘於皇

聖明式配神禹宜

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

烈祖

宮室

縉紳

楊 榮

世直堂銘 有序

翰林侍讀文江周功敘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蓋以其六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疏斥其奸曾大父鰲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修三史上書請以宋爲正統而附載遼金父職方員外岐鳳國朝永樂中爲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箴以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終不阻非直道之至其能然

乎矧功叙以名堂

繼述又未

可量矣爲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寶謨諤諤繼以鰲溪職方有作歷宋及元至我皇明勁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

奸臣強主弱炎籙旣微孰攻其惡莫紊帝統夷先華書戎勢方昌自尊其徒莫僭王謀窺覬儲位梁園納邪曷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官奚不黜其黜復



揚 皇鑑如日文江之澣有堂潭潭喬木  
如雲鬱與天叅我銘先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  
奕世有耀

吳 寬

思貽堂銘

有萬其物我惟為人揆人之生匪降自天有父  
有母爰有此身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  
曰頑與嚚惟孽自作惟德自新人之議之必及  
其親親既沒矣不沒者存儻然有見愾然有聞

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具有惡可悛中心  
思之力可弗振乃如去疾乃如飲醇視之榮辱  
於焉而分翼翼高堂深於寢門仰焉而思如省  
于晨俯焉而思如定于昏貽厥父母亦詔子孫  
庶其眎茲勿怠而勤

黃 金

水衡堂銘 有序

有宋盛時葉君康直令光化豐君稷  
令穀城並為循吏載史冊二邑頌之

曰葉光化豐毅城清如水平如衡

名

皇明啓運玉燭斯揚金自他宮  
遠繼後業霍林樛櫟不中規繩勉受  
斧斤聊備榱桷師匠精明睨視之下  
愛其寸長遂忘衆缺居遊食息戴非  
一人以育以生情用歉只棟榦不專  
踈庸厠世脂膏日費恐懼益深念國  
厚恩涓涯未罄思效往哲勵已康民  
爰取頌言榜爲堂號琴弦之義古今

所同行不如言神鑒罔或因忘其僭  
而爲之銘銘曰

漢靜江澄極天下清節幹調權極天下平物體  
之誠我人之程淆以秋毫視傷其明欺以錙銖  
民用有爭廉貞潔白臨淵而驚方正均齊凜焉  
持盈不貳不疑以經以營世躋於寧厥功告成  
曰葉曰豐昔之帝卿惡枉脫汙歌頌乃鳴千載  
流輝華音鏗鏗顧予卑微臨風斯傾芳躅嘉容  
於墻於羨聊采其椽亦樸其楹玄顏高標借以

水衡人邇世遐匪游其聲爰策疲駑于邁于征  
有來豪傑勿替斯盟庶幾爲臣不忝所生

李玘

詳慎堂銘

有序

皇上聘賢選佐式序洪化乃命大司  
馬海山王公職典邦禁嘉宜民也公  
至進屬吏于堂明精意以道之詳明  
嚴翼以道之慎明綸綍以耀之規教  
備而孚者威如也玘聞而喜曰善哉

知禮性也精以窮理敬以蒞事時謂  
良能海山公性牖于天葵于

天子庸儆于有位亶其先覺者乎夫  
刑以震曜仁以生殖象天道也聳善  
抑惡而有弗衷是之爲枯華非以崇  
憲育黎元也玘不類罔不亦有初尚  
茲懋哉以蘄永貞乃作銘曰

惟命坊欲惟欲道爭盜賊藏奸岸獄繁興於皇  
司寇嘉石時平署非詳慎民命焉馮刑不可續

死不可生詩陳哆侈禮訓例成

聖王欽

各

恤則天攸行乃命我公五極是明釋艱刑暴以  
衛黎蒸上刑服念疑罪惟輕蘇公敬獄孔聖哀  
矜明明元老是力是程翼肱王室用竭忠貞嗟  
我有僚種德惟誠無家兩辭以持爾衡無略五  
聲以聽民情天監在顏天語在廷願言熙載永  
迓清寧

器物

縉紳

宋 濂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凡  
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  
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輪圍  
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廣八分  
深如之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  
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  
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

六軸杪亦傳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  
之圍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  
亦傳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  
唯莫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鈎中  
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  
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  
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  
分刻盈百斲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  
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

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  
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  
杏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  
刻黃衣童子二一擊一鳴鉦亦運衍  
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  
大略也初灤陽水善冰雖爨鼎沃陽  
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  
思以沙代之漏或人以爲古未嘗聞  
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滿鉦鼓應時而

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  
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  
予銘銘曰  
挈壺建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  
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  
分陰昃斯晷

三奇石後銘

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其士朱孟辨作孟辨  
獲石聚寶山問製爲山玄膚玉芝朶

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  
之銘遂甚至不容繼孟辨強余述之  
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割紫蕤星霄魄石抱腴蒼水使者佩失  
琚山鬼環守目睢盱內藏一升白龍酥飡之凌  
霄躡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爲徒  
玉芝朶自天墮暈翠霞裁猗儺煨以九陽真瀕  
火有聲泓噌玉之嗟不學三秀脆而夥韓終欲  
攫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朶青嬾嬾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斲斲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盃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每變幻資素籥上衝斗牛香如濯斷雲角鎮書幄

王 禕

器物銘

有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

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焉敢貽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儆焉爾合之得五十首

有九首

今僅存十

冠 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履 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今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今匪爾  
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疇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狃乎而隱顯必順乎而

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褫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  
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名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禁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雜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剽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劉崧

界方銘

爾爲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跛  
哉惟正直是力

楊士奇

日本硯銘

員而澤靜而貞效土貢來東溟

胡儼

石磬銘

余在雲間友人王以東遺余石磬色  
黝而質堅形制曲折皆出自然非人  
力所爲左長於右右不及左者寸餘  
云其父嘗得之泗州石磬山中叩之

其聲泠然以管合聲律中姑洗角每  
清夜鼓琴之餘時以小角推夏擊音  
韻清遠儼若神明之臨燕休之際其  
亦存誠之一助也乃爲之銘曰

泗濱之山孕玄璞曲折自然匪礪琢審音諧律  
姑洗角聖云遠兮襄不作遺音泠泠度寥廓

于謙

鐵獅銘

百煉玄金鎔爲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

隄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  
馮夷斂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畊  
女織四時順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  
唯天之休唯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李東陽

莫職方曰良得晁無咎墓中硯爲之銘

曰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三百年誰發其秘唯名  
與器神不輕畀茲幸在子吾於子乎試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嶽菴三字爲  
之銘曰

海嶽之英圖書之祥其人亾器則靡常得之者  
書其昌乎

宣和殿硯銘 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  
寸撲斲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  
之寶

此宋之物祐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  
潤而栗維玉其如蓋竭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  
珍儲舍政機之務而爲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  
有顯晦身無榮辱歛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  
谷吾將撫宣和之往鑒續丁未之遺錄觀萬物  
之聚散寄一感于心目

李夢陽

端硯銘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陸深

大理石屏銘

遠岫含雲平林過雨一屏盈尺中有萬里

名

玉華洞銘

山月如璧中天無雲人心朗然以顯斯文

張邦奇

鎮書鍊尺銘

二首

剛不屈重鎮物一舉移焉萬象出

卷巒爾展之拿埒爾按之翺幡爾奠之一身不  
回萬方憲之何以致之百其鍊而

界方銘

子善區別條分臚列於以施之四方有截

許宗魯

屏銘

蔽爾外無蔽爾內外可飾也內不可匿也

王漸達

韶石銘

并序

惟皇舜既攝元位躬歷數受終于文  
祖乃朝羣岳以釐庶政觀風於多方  
於是歲仲春二月東巡守于岱宗柴

燔于名山大川以協天時以修人紀  
敦禮明政以憲于東后歲五月仲夏  
復南巡守于明都迄衡岳沿湖湘上  
陟九疑迺歷郴桂又其南抵于曲江  
之濱受覲于皇岡羣后羣牧畢會圭  
璧琮璜五端三帛侍于荒垌南蠻貢  
琛惟瑤琨象犀具皇舜迺矢文德舞  
韶于皇岡之陽鳳皇來儀百獸踴踴  
羣后荒服罔不丕格呂遜皇舜曰都

予聞惟帝祇承明德不寶異物予其  
懋哉迺歸覲于羣后羣牧歸貢于蠻  
荒之首三讓弗克委而去之迺陟方  
西惟皇旣西羣后蠻荒亦各抵厥疆  
衆物棄於水湄粵古迄今遂成靈異  
天帝迺命祝融司護永奠厥荒以風  
于多邦某謂皇德廣運後之士庶罔  
或測識曰爲韶石曰爲香爐相傳呂  
譌茲惟堙哉迺敬述其事而銘之其

辭曰

名

洪荒之餘宣命之紀肇厥元聖中天而起維彼  
元聖德配彼天重華協光放勳是禪帝曰汝舜  
予耄于勤爾與朕位萬邦皇君厥位既攝迺陟  
羣方修禮同度迄彼南荒惟皇寧止南荒嘉祉  
羣后敷功蠻夷聿至其至惟何格茲文命維琛  
祇德克讓以敬維德維寶不珍異物蒼璧奇皇  
載堙以汨澧水溶溶皇岡忝忝億萬斯年維皇  
之宮靈涉自天百世一下錫我元元草木天喬  
山川冲郁維皇之光衍此遐福溟東小臣勒此  
蕪文昭皇之德以詔後人

蔡汝楠

硯銘

落落之質不可就也不逞其銳而足爲壽也初  
屯其膏似未光也能涵厥施而用有章也

王世貞

研銘

墨實攻汝而汝自如墨動不足汝靜有餘爲汝

納汙汝既恬然爲汝去垢汝亦無言夫是以能  
永年

墨銘

不用耶而惜汝之材闇然而不章用耶而惜汝  
之精的然而日亡汝自以爲能立言汝祖快於  
摩頂放踵而老氏之徒以爲竟天其天年

弁韜

郭登

大同新鐘銘

并序

國朝奄有萬方薄海內外罔不臣妾  
大同古雲中郡也當西北之衝極遐  
荒之外統鎮諸衛藩屏一方其城府  
之森然民兵之繁庶賓旅之會通星  
羅雲布毛聚鱗次視他鎮爲尤甚焉  
城西面舊有麗譙特懸鳴鐘以嚴朝  
夕之禁鐘乃亾金遺物久之以追蠡  
故敝自毀于地于時太監裴公少監  
馬公左副都御史年公監丞阮公叅



將潘公暨予小子實鎮是邦重爲親藩封建之地百族錯居不啻數十萬計體大事繁不假器以齊之無以一民心定民志整衆敷號而俾政令之行也夫興廢補弊汲汲焉弗以安逸自圖固爲政之當務顧惟述舊作新之難必合衆志而後可乃下其意於官僚庶士至於黃髮耆艾野夫版尹率咨嗟悼惜僉曰宜哉於是虔命司

府守官都指揮畢瑛知府霍瑄往蒞其事涓時之吉法倕之制積精金召良冶火官進而風師趨鳧氏幸而陶人相範陰陽之數合神鬼之功薄厚爲均侈儉不爽惟其衆智臻微故能一鼓卽就於戲夫八音以金爲宗衆樂以鐘爲主聖人建法作器以合時制之宜以通天下之利豈徒然哉故鍾之爲象穹窿混圖儀天之形洪涵

中虛體道之中惟大用有容故感之  
則通雖大音希聲而叩之卽應不以  
時之用舍而違其度不以考之輕重  
而失其和惟其受氣之充故能發響  
於無窮焉若夫運大化而彰天聲發  
雷霆而震萬物潼溶汪溶鏗鉦鏜鎔  
不疾不徐不■不播銳而可以通乎  
九天幽而可以徹乎九地遠而可以  
達乎四境宣鬱湮之氣災厲以之而

蕩散協神人之和邦國以之而清寧  
夫舜韶作而麟鳳下鄒律噓而寒谷  
暖斯物理之相感而聲容之自然也  
至於激越於霜晨凌厲於月夕千門  
徹萬戶警莫不竦然而驚惕然而悟  
收其放心啓其墮志抱關者臻嚴夜  
行者知止君子思修身而日進乎高  
明小人知畏法而至免於刑戮其於  
天道之感召人事之修節豈曰小補

之哉維時仲月屆吉鴻美告成筭簾  
將縣華鯨遄發不有新文何以副當  
時而昭來世也乃系之銘曰

八音之宗厥美爲鐘大而能受虛中有容肖形  
於天體道之中一氣自然其聲乃宏惟古雲中  
西北之衝地大而盛親藩所封百族錯居星布  
雲從晨昏之警是訓是崇舊物旣毀爰作新鏞  
法倕之制叶吉鳩工左勅風師右召祝融搏泥  
爲範精金在鎔陽慘陰舒妙合神融華星散輝

液竇旁通太乙守鑪神光燭虹六丁呵護一鼓  
奏功侈儉不爽厚薄惟中旋蟲乃懸飛閣凌空  
華鯨遄發大音鏗礮遠達四境高聞九重安和  
二氣節宣八風毆除災沴盼蠻登豐政令齊一  
民用和同夙興夜寐罔敢惰慵樂極相保嘉祥  
萃克靈氣所在百神致恭徹千萬年  
聖  
治日隆稽我銘章昭示無窮

夷狄

縉紳

郭子章

埋奴銘 有序

蜀之交川古氏羗地繇來遠矣其遐  
裔錯位洞島混跡漢夷結瓊毳以自  
蔽習精悍而健鬪其性然也 明  
興經略西川招撫邊戎當事者以豺  
狼不可狎也歲捐金繒羈縻之然亦  
不敢負阻馮兇以逞邇來蟻聚彌夥  
犬牙踰厲皴皴不虔貪猥無饜隊西

戎以剝行道絜北虜而騷居民至刈  
我堡長剗我邊人殘孽貫盈天人共  
怒時 皇帝君天下歲之柔兆

闡茂也大司馬徐公奉天討揭靈旗  
屬文臣材官而畫以方略飲冰授節  
指日揚麾先庚而號令嚴肅未鼓而  
士卒譁鉦或攻或伐或圍或追勢如  
解籜事埒拉枯虜且披靡莫知所嚮  
曳兵而實塹谷者自成京觀冒劔而

赴江河者歟若斷流渠賊就擒碉房  
悉燬不半載而四十餘砦一掃無存  
故穴匪依餘黨深竄愬天戈之盡劉  
悔偏頭之末從面縛軍門以乞降還  
銀鏢而納窾攪其首亂軟血埋奴以  
矢必不敢逆命司馬公乃奏凱班師  
西鄙之民始輾然解戈而卽衽席矣  
露布以聞 聖天子獨偉其功  
爵賞有差余同年謝彥實氏觀察威

茂出入帷幄親履矢石嘗以其所睹  
記者紀西征事甚備因屬子章爲銘  
鐫之石以彰一代碩膚且以示羌虜  
之後來者嗟乎漢當中興尚閉玉關  
謝西域唐丁盛際諸蕃僅質侍子未  
聞自縛首兇數十人甘心幽土以堅  
誓盟自非靈威神武安能鎮壓其狼  
心建千古駿業哉赫矣壯乎洵爲不  
朽敬綴其槩而系之銘銘曰

名  
芒芒天府坤維接  
畛綱以封艘綴以仁  
允狡焉夷獠滋蔓如  
稔勝乎梟獍殘于獫  
狁侵玩不蠲酷茲邊  
疾事聞當宁帝赫斯  
怒授大司

馬瑀戈以捕爰擘文韜  
廣擬武庫猗將操盾  
謀臣獻謨鼓鼙震天  
輶輻塞路蹴嶽拔山  
掣電卷霧虵豕陵亂  
狼狽而嘑曷矯其驚  
曷馮其固執壓穹廬  
機駭繁瓠追犇逐北  
俘馘滿野餘孽窮屈  
悔負咻噢願罷金繒  
以謝西征稽顙植額  
額天句生詎曰駢旄  
縛虜乞盟瘞之邊土  
僂彼不

庭五兵旣隱七宿尊  
衡啓陞之疆篤國之  
禎功序廟廊茂賞殊  
旌在昔嚴帥劍閣勒  
銘矧茲偉燁豈直夷  
平异哉京觀自巖鯢  
鯨刻石山阿千載威  
名

皇明文徵卷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名

皇明文徵卷三十三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文

詰讓

縉紳

張邦奇

詰博望侯文

博望侯張騫旣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



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  
貴是覩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  
險狠同兕豨駘笮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  
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所匿陰霾昏  
黑視莫覩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  
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殆而一跌  
骨細磔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  
狂笑娛舞喜而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  
大狗封牛噍噍牟牟狡狴挑拔視人若仇是其

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爲恒  
也昔也君嘗一使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  
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爲  
卜一輪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  
重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耶今  
夫一民破產甌居鬻妻棄子饑殍相望寇  
賊蜂不賦大獄不理棄而敝之以事遠  
夷不亦悲彼其駿馬翠翎象齒犀革大卵眩  
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

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爲愚彼之所殘僅迺一  
軀而况敝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封侯厥愚何  
如嗟來博望乎君旣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  
亦獨何樂哉而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額頰  
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俛而忸怩然惑溺已深  
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  
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其途不  
可塞矣悲哉

屠應竣

讓陸大夫文

天子熙寧海內宴然無非意之傲典禮飭樂綏  
和神人乃肇建七廟紹隆古之上儀垂範罔極  
復繕治諸宮室臺苑示後世無所加也惟時詔  
二三文武大臣經理諸務司空紀財百工協敘  
于是武大臣侯勛論奏功曹主事瑞杖工官某  
死下詔獄雜治陸大夫幼淳時爲繕部郎中上  
疏曰臣特雍言臣聞爲人臣者毋曲言毋遂事  
宣和協誠靖共厥位否則有刑所以杜不軌懲

壅蔽也乃主事瑞素未與工官某接何得輒杖以死武定侯勛習怨瑞輒誣按且弗集諸經理臣擅置名進御所欺罔誑上天不敬請逮治臣時雍病憤不任事請罷言未至詔下御史臺御史臺奏郎中時雍先事規禍宜伊察乃謫陸大夫提舉廣東鹽司諸公卿以下覲大夫率咄咄爲大夫頌枉史應峻見讓之曰嗟乎陸大夫來若有罪吾數以責爾若聽母怠夫有國家者厚府藏儲錢穀豈有他哉將以建事而快意也

今 天子創立鴻業鳩營駿功是故其用財宜若建瓴之下焉民趨之若湧泉之赴焉雷霆嚮馳焱舉雲集而後不日之程可稽也迺大夫躡躡細廉底勤夙夜計徒經物出納辨等其視公府之積也若私資焉瑣慮繁度而弗忍釋也衆庶懷怨豪強切齒下不以爲恩而上不以爲便是大夫輕重易揆罪一宮室逸邇輪宇炳奕金璧之光垂垂燭地聞者愉耳觀者逸目其幸就而見之以爲神仙之宅帝天之廷莫不大喜

崩角悅怡而歸而大夫稱首功乃獨俯而戚曰  
是國用之所鱗集民力之所輻輳也是大夫欣  
戚佚情罪二諸工肇殷大賚駢及上自徹侯公  
卿下逮攻工胥史無不蒙被渥澤命筵授几被  
絳衣坐采垂交輸左持醴肴右擁金綺橫視揚  
揚以爲受恩逾量萬世無極而大夫中坐悒悒  
復叱叱曰臣等以奔走微勞引繩督墨因力就  
技歲廩大官日厯勞問終始一工而旬日蒙恩  
者以十數彼邊塞之士被堅秉銳者暴露于野

幸尺寸之功以希旦夕之賞文吏簿稽軍庸弗  
錄賞之弗洽臣寔耻之是大夫矯節以抗衆罪  
三臣子于君父見其愛亦愛焉惡亦惡焉是故  
蒞官者遇下則視遇等則議遇上則俯遇君之  
所幸則偃僂而走耳武定侯勛天子之所尊重  
海內所共知也其寵臨之所憑藉勳戚之所鎮  
撼將何有于大夫而大夫違君之愛渝士之分  
于國之紀以議宗臣檻虎鬚而侮之靡不幾矣  
是大夫不量力而干上罪四夫人臣勤勞終其

身冒一罪猶足以死而大夫叢僇積釁蒙誤恩  
遷海外竊以爲大夫何幸也大夫住矣其急改  
行易操無蹈于初非無斤斤鬻廉無狻狻以  
質直曠惠以逮下戢節以媚上與恭以悅衆浮  
沉以就俗則大夫之謫自是且進矣不然予未  
知大夫之所稅駕也于是陸大夫起曰謹謝子  
予行矣吾聞之矯矢之絲不可以紉衣蓬累之  
士不可以駕車人固各有志也予往矣子無哓  
哓以污我遂登車不顧而去

身體

縉紳

吳寬

答鬚文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  
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蓋其過在鬚也爲文以  
答之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臟是俱惟腎之  
餘乃爲汝鬚汝鬚之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  
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於人出必

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卽爲我有  
初焉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揉其密  
若林其豐若蔀其直如戟其蓬若帚旣非清眉  
之睽目豈若鬢髮之在首不取人悅徒增我醜  
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卽告以年罔不曰否旣駭  
生客亦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  
口鼻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鬢之生  
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猶可逮寒  
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

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咎  
將安施言已或見有人緇衣玄裳頽然長身率  
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犯適辱  
切責度不可賤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  
設几賓客交互讓汝左席黷我之故我何負於  
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繫我之繇我  
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我在孰輕  
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  
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

雖爲汝役實爲汝賊嗜彼臭味眩於聲色盡惑  
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  
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  
臣義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於持燭之  
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卽受人  
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  
足以役詩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  
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旣見詠於唐士纏我  
以帛尤足垂晉人閹寺薰腐之除我卽與之  
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羣行汝豈  
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  
我不汝咎反我咎爲能削卽削奚費說詞少焉  
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靜言思之深自悔悟掀鬚  
一笑歡好如故

吳鼎

足責吳子文

彊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  
墜舷折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定後五閱月

乃離榻又五閱月乃杖梨自遭患至是期矣尚  
不良于行吳子拊膝嘆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  
人跣揭陶魚繭胝躬耕穿履踐雪躡蹻擔簦若  
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日往趨趨  
造請逢迎健步風趨若是者吾足未能也改歲  
多暇祥琴旣聲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歛一跌而  
弗振匪三爵之沉宴彼險巖而弗踣此優逸而  
蓄生意者多行非禮刻肌推髓天降大罰以懲  
淫宄邪抑斷腕決躡全予首領塞馬非妖支離  
獲倖邪胡爲宜瘳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  
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昔也仕不擇祿  
訕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豎之側汚吾  
足一也旣乃觸天網墜危機嬰金木受榜笞汚  
吾足二也朝祥暮歌聖門所譏臨深履薄百世  
之師子皆弗念以及潛夷汚吾足三也子有三  
大負于足詎莫甚焉尚何讓我以奔趨而怖我  
以險艱嘲前執之永飾忘已迹之多愆且吾爲  
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陟要乘堅跨肥委



蛇玉階侍從黼屐退弗使却影離塵高蹈遐放  
息響空虛流憇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  
日喪履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  
無玷亦何裨於貞亮孽匪神作禍弗知創稱天  
引命詭情譎狂安得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  
步及奔馬而不俛爲僂者非闕足也珠玉無脛  
而含耀華匱者世所矚也故夏后偏枯而稱樂  
聖正因傷而訓垂申徒遺形於子產無趾務學  
于仲尼跛卿霸晉臙子師齊相中山者臙脚之  
何患見哂于跛夫

憑弔

縉紳

方孝孺

吊興平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於道  
傍兮觀高丘之崢嶸卽故老而訊之兮惟武皇

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謁遺廟以屏營淒風  
起於叢棘兮颺颺嘯於幽塋慨雄心之靡託兮  
悲曩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邁炎靈之方  
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  
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騶車轍於八方兮  
候神人於海濛建千門於萬戶兮殫土木之奢  
麗希軒轅之勝化兮永傲睨乎斯世何盛業之  
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於戎胡兮生民  
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兮妃胤丁毒而銜

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  
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周  
衛於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  
之韶冶兮僅得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  
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  
匪君皇之獨然予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  
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  
斯足垂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  
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聖表而

默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  
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  
感盛衰而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王守仁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  
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  
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  
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

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  
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  
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  
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  
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  
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  
爾猶彼也二童子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  
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  
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

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  
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  
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  
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  
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  
不足而易以爾子與僕乎嗚呼爾誠戀茲五斗  
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感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黃  
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

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  
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  
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  
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  
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  
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  
亦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  
矣歷瘴癘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  
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

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  
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  
知西東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  
隨寓兮奚必予官魂兮無悲以痾又歌以慰之  
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  
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  
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  
故鄉而嗷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  
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  
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  
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  
厲於茲墟兮

黃鳳翔

古陵坡弔古文

正統間江西劇寇繇永春向吾郡勢輒張甚太  
守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  
衛將觀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  
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揚仕洪亦以身殉

焉余遊安平經茲地追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爲  
文弔之嗚呼噫嘻茲地曰古陵哉層岡陁岸宿  
莽荒坳棲鳥含咽潛狃吞聲濃烟晝晦燐火暮  
騰行旅躊躇而縮步征馬躑躅以悲鳴輿僕相  
與指顧偶語曰異哉乎曳霧朱幡浮空熊軾旖  
旒搖颺交馳四陌是何祥也乃令人眴目怵心  
遭迴掉栗顧望怦營虺隤愴惻耶繫昔黑山聚  
蟻綠林揭竿狼奔豨突蹂躪閩關嬰孩懸梁村  
堡摧殘矚我孤城黔蒸膽寒爾其虞四郊之多

壘坐黃堂而蒿目陳師鞠旅建牙豎纛組練揮  
虹勁弩貫鷲躬介馬以前茅約屯師爲犄角已  
乃梟鳴營樹星落郊陞右軍迷道樓舡失期狡  
兔潛伏駭虎猖披旗靡轍亂矢竭鼓衰羞投衡  
而拔旆猛裂瘡而含吮遭還獐之見獲耻改館  
以賂免踞坐罵賊旁觀泣法吏士感憤怒目攀  
憶九原同歸白刃可踐委忠肝於藤蔓蒙貞鬼  
以塵沙天淒涼兮闇鬩人慘悴兮痛嗟紛迸淚  
兮零雨招游魂兮悲笳嗚呼自古皆有死所欲

甚於生死有重埒泰山生乃輕等漂萍先軫免  
胄季路結纓節槩氣烈電掣雷轟疾風勁草繁  
霜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椽簿慕義慷慨捐  
軀殉主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于今稱之詎  
不聲施千古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垂耀  
標表睹聞豈曰火炎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  
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水矚風景於新亭續歌  
謠於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居民以故址步斜  
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滿前對觴咏兮失懽懷忠  
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椽薦蘋  
藻兮靡及寫余哀兮短箋

鄒迪光

瘞古誌石文

去先人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甕焉縱橫  
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  
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  
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葬者  
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

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  
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志  
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  
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闥玉匣珠襦一切  
亡有是誌落它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  
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旣不幸而見發  
又幸而遭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  
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  
斷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

亦可其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其衣薪而  
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旣已耳  
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  
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仍以觴酒豆肉爲文以告  
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  
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  
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  
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爲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  
之今爲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



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物類

縉紳

高叔嗣

葬羸文

陰陽育物億類齊均喘息蠕動俱播陶鈞往來  
變化孰測其因咨爾有形誰使之然卓爾垂尾  
脩脊環連四蹄矯健雙目深員如鏡之瑩如金  
之堅稟氣中土其色孔純資生於馬骨狀特雄

少有軼才長而甚馴爲家良馴十有三年較能  
諸畜茂建元勲青陽受禪百草亨屯鳥降於桑  
戴勝綿蠻農夫正策星言於田布種黍稷迎春  
之先服我耒耜已事而竣霜露旣下天地戒寒  
展力場圃以告成功五穀大熟厥禾億千登之  
倉廩維粒陳陳曰爲旨酒乃殺豐豚速彼諸父  
享此百神旣醉旣飽和樂無厭三春旣熙士女  
溱溱主人出遊丐以遨魂我車旣膏大道是遵  
鳴鑾侍御說於交旬興殫日暮摠轡而還歸塗

未畢縣車逮昏眇嘿識路指景而犇長鳴在野  
穉子倚門主人下車休於其宮服勞餘齒簪力  
不遑旣爾高足出入孔安形神茂美老而奮馭  
氣竭力盡不克永生哀鳴而斃伏櫪不振僕曰  
鬻之我心傷憫追思田方老馬是訓少盡其力  
棄之不仁乃捐帷蓋葬之高原嗟乎造化役汝  
以身予之蹄毛嘗其苦辛初縣高價爭之市中  
金羈華廐何益汝躬當時所貴孰知其終力以  
厲已利以爲人萬物芻狗道於是存爾其息矣

長反而真

王漸達

命肥墳文

時維九月禾稼未登旱氣流行動經旬月農夫  
告災吟呻于途是時山川之崇弗聞舞雩之巫  
弗作王子深憂之廼呼肥墳而命之其辭曰名  
山大川其主曰神和氣沃暢舒而爲霖雨時  
降下土是均在昔先王群祀遍旅百蜡阜通大  
雩歲舉汝於是時于何云處逮及衰季上下弗

予荒政罷修暴及巫尪汝於是時投隙而藏維  
茲杪秋旱旣太甚苗出而稿喪亂寔朕戎兵戒  
嚴動于列郡愚者罔知酣歌于堂司者諉責日  
惟其常致汝跳梁肆虐我疆迂儒憂私莫持其  
柄上帝罔聞海岳弗崇作詩告凶汝或來聽好  
生之德爰及昆虫況汝靈慧幽明普通嗟我下  
民實維其窮歸墟之南瀚海之北期于九垓遍  
千八極百世不親善汝知識

趙時春

逐訓鵬文

來汝訓鵬皇降烝類唯乂平康無疾瘕蠡天矇  
札瘥以偕喪亡唯汝訓鵬頑慝嚚昧躓汝昏瘖  
作是妖祥鴝鵒生獐魚休罔蠱以亂天常玄黃  
晦冥或咻于隅或嘯于梁虢跳咿嚶嘔啞啁哂  
啁喝虛張麤藿榛蕪群萃盤踞喧呶庚唐或攫  
伏乳或蹋飛虫骨骼委僵來汝訓鵬帝布大命  
于下萬物宥之紀綱羽族翕師則有鶩鷺鳳凰  
佐以隼鳶鸛鶻剪除不良汝不悛悔磔齒裂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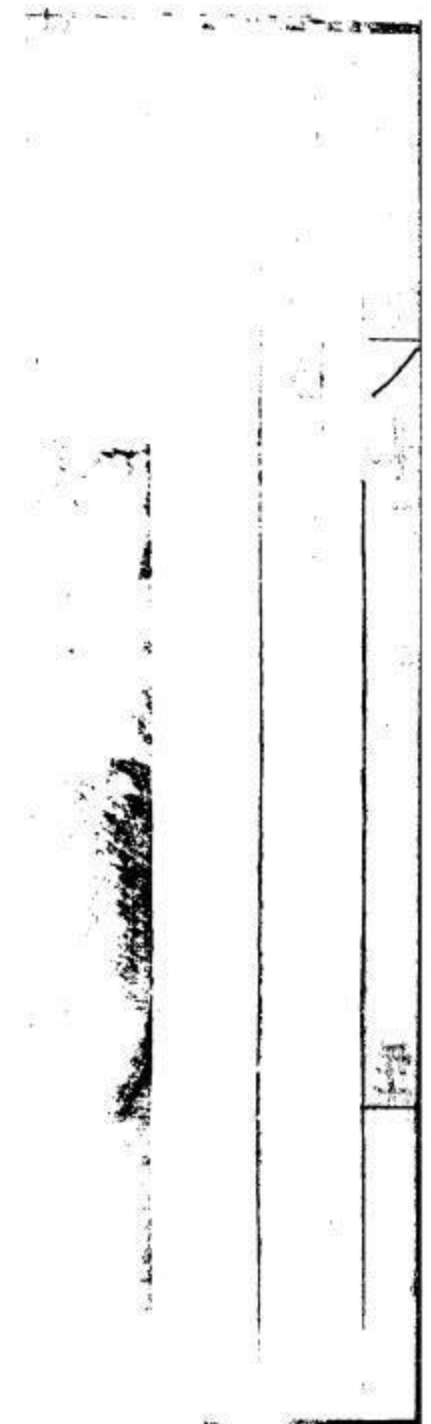
蓐收守形淑慝大光虎爪白鉞織利章明汝不  
速去兮乃爾見殃砮簇之臍掌去妖鳥殪穀室  
家顛巢木杪汝不避患尸汝腐草繁弱磬盧繫  
以微繳汝之微軀又將安矯來汝訓鵬汝勿西  
適沙州西國後猊柑汝頭汝勿南適海隅南方  
朱雀啄汝味汝勿北適貉貉北荒荼鬱割汝骼  
汝勿奔于日月中有烏兔將汝捽來汝訓鵬宥  
汝以遠東投渤澥田近千畹天之棄地以它殺  
混汝其努力盡室東徙戢汝族類藪淵逃連汝

不予聽則乃有苦

皇明文徵卷三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四

晉江何喬遠釋



辭

祭祀

縉紳

宋濂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命若國大  
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竈



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壇杵曰  
于術爲四通之壇於邑南外方七尺  
植赤浚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雞七  
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齊三日服赤衣  
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爲赤火龍一  
長七丈又爲小龍六長三丈於南方  
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  
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五日服赤衣  
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

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  
酒脯不齋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  
雞假猪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  
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鹽  
黍財足以茅爲席然周制久廢典午  
以降漢法亦不行而祝辭尤闕歲丙  
申夏旱羣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旣書  
其事授之復補其辭使巫歌舞焉

於泰鴻貫下民動以化時屈伸燁朱鳥萬物甄

亢則害陽畢屯土膏耗蒼欲瘠田峻奔勢維磧  
壇四通俊明神中臨孰如煙

鬯嘉錫繅若羅繭握薦豕炳管蕭灌鬱金菊芳  
莽氣上延合溟滲洞五精貫八慄茫無外莽脩  
門沆碭駕以焱俯下土無不釗

鬱行風羽輪翔玄黃變慘復爽衆媿集亢景章  
菱然存索之亾爍陰明迴叢陽符翹襟逝弗忘  
崇明禋成穡功憑紺筵嚴以邛

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繒驟紅龍左列闕右豐隆  
流火降鉅若鴻鬼婦劉散爲風灑靈注徧四封  
函斯活穎茸茸衆維魚兆已從  
融社暉毓宵氓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  
人專與鬼盼嚮取曜振霈克盈神心暢樂茫良  
四寓綏萬國洋洽大康慶昭膺

唐肅

銅井迎送龍辭

伐鼓兮吹簫迎我龍兮山椒龍之都兮何所泉  
淵淵兮石爲戶扣龍車兮乞靈龍不出兮我心



若醒我心若醒兮龍寧弗聞

我扣龍兮龍卹風旋波兮龍出龍之出兮福予  
變旱燒兮爲澍龍爲澍兮我弗饑返山椒兮雲  
旗風冷然兮龍之歸

哀悼

縉紳

汪仲魯

汪尚書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長鎗畔

將鎖南班陷宣城前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汪公死之或謂公告老閒居爲  
日無久可以無死嗚呼是豈知公者  
哉忠誠之存靡間今昔不死則辱在  
在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數歲無遺  
者臬司守將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  
執義就死非邪是邪頃見老成數輩  
與公同升于朝名望夙著一旦臨患  
難隱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

顧人指笑則公之死是邪非邪仲魯  
與公同出唐兵馬使都虞侯公嘗歸  
婺源率宗族祭掃武口大田先塋過  
鄉里不以仲魯貧屢而外焉茲已二  
十有餘歲公之行義卓卓載史冊惟  
公之死關乎世教不可以無言也遂  
爲之辭以哀之其辭曰

天幽幽以杳然今日黯澹而無輝海氛騰而鱗  
蜃舞兮河橫潰而淵馳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

而同隳孰篤信而秉義兮偉英傑之猷爲惟松  
栢之孤直兮蹂羣芳匪異茲姿雪霜慘而交墜  
兮色貞毅而靡虧嗟哉夫子兮夫豈異茲閒居  
日已久兮忠藎猶一日也民皆君之赤子兮城  
闔亦君之廬室也憂君之憂日靡忘兮天穆穆  
猶咫尺邦民惟吾視瞻兮吾舍是而安適城之  
存吾與存兮城旣隳吾將焉匿死義以酬君兮  
殺身以成仁中庭危坐兮曷有其身罵賊聲不  
絕兮惟志之伸嗚呼哀哉揭日月以爲明兮昭

天地之常經彼偷生以全軀兮類禽犢之冥冥  
蒙羞被恥不顧慮兮反議先生以不必死世豈  
昧夫公論兮錫文節之嘉謚敬亭兮清秋雙溪  
水兮夾鏡流惟先生之高風兮邈山川之悠悠  
些吾文以敬弔兮日西墜而雲愁

余左丞

武威余忠宣公名闕字廷心曩以色  
目第一人登第內任翰林太常外官  
州郡省憲文章政事昭昭在人耳目

退處金斗之青陽讀書一旦被命爲  
左丞守安慶方危急之秋卽日就道  
撫其疲民羸卒百戰抗賊誓與城存  
亡凡幾越歲終以節義昭史冊其傳  
卽今翰林宋濂所撰昔公僉憲浙東  
時見仲魯送戴璩教諭三詩數見問  
故待制鄭玉還自金華俾仲魯往見  
之殊蒙許與且言易之一經嘗求得  
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一

字一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  
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注述成  
書以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  
舉一二疑難叩問但言子且用工此  
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吾之所得者  
相告非有隱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  
之所見者端確然後可以面商訂爾  
不二三年而兵革動海內不相聞壬  
寅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霸者專爲

公謄錄所注易書因求王生詢之無  
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語向嘗見公  
答鄭侍制及與江西友人書其語與  
昔之言無異旨痛哉故率諸友生理  
其塋墓而致祭焉爲辭以哀其辭曰

大江西來兮波千里而東馳皖山峻極兮鏡雲  
漢之巍巍嗟夫子之真烈兮揭日月與爭輝岌  
岌同安孤城兮抗巨賊越歲年兵食絕而援寡  
兮民之死而靡遷唐睢陽之張許兮論孰爲之

後先昔公之志于學今夙忠貞以自許文魁先  
其匪議兮非古人吾誰與政事隨以昭兮辭翰  
恒譽處易深探乎化原兮妙達乎象辭之根謂  
經之字字句句兮或出乎河洛圖書之文自秦  
漢以迄今今人莫之見而獨吾有聞惜述注之  
良苦兮泯焉未有傳也豈天之喪斯文兮抑神  
之秘而弗吾宣也悵金華之涼宵兮那忘乎懇  
款之言也迺江流而西上兮羗徘徊乎古舒弔  
遺跡而詢故老兮酣百戰於城隅拭殘碑而灑  
涕兮大節堂之渠渠城之南峩塚兮羞芹藻而  
薦芳風蕭蕭而蓬偃兮日黯澹而無光跪歛袖  
而載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鄭待制

師山鄭先生名正字子美隱居講學  
善爲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或笑  
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  
其堂曰三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  
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注

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先生之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峰遺趾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慨抽辭哀些敬酬一觴其辭曰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趾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負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繫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廷經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還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

豈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  
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  
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  
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粵千古而彌馨徘徊  
茲山兮揉草木之羣榮酬清觴而灑涕兮測林  
鳥之悲鳴

### 陳狀元

浚儀陳狀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  
以漢南第一人登第廷對策忠厚懇

切天下傳誦謂有漢意繇翰林編修  
遷太常博士以憂還京口辛卯春來  
新安以葛元哲高則誠二進士書邀  
趙汭子常與仲魯偕遊黃山孜孜講  
學不少輟論詩法甚詳別後數書相  
規勉期望殊切且言天下將多事惟  
紹興風俗淳厚薪米易得約同遷于  
是以待天下寧晏更以兵阻不相聞  
近觀史傳方知其在朝議奏折奸扶

危忠君愛國辭氣端確昭如日星終  
死於義是故追悼之以辭曰

瞻黃山之齒萃兮三十六之奇峯念昔陳子山  
兮來躡仙子之遐蹤招予與同遊兮駕天風而  
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兮夕攬乎玉蓮之芳藥  
凌天都之峻絕兮以周觀乎八紘慨生民之庶  
富兮化殆漸乎四溟何風濤之蹴天兮乃予違  
而遊乎蓬島羣仙躡夫燕逸兮至於君豈同造  
舟顛覆而將伯助兮終莫究其摧墮大厦勢已

傾壞兮夫豈一木之能支九廟棄弗顧兮與翠  
鈿以自隨君徬徨將安適兮當奉主而北馳成  
敗詎能計兮矢吾心而靡渝恭執事兮登載車  
排國門而出兮死生與俱竟殺身兮委骨丘墟  
皇天鑒厥精誠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  
幾何兮丹青著其名譽披史傳而長太息兮悼  
往昔之無已軒轅峰猶萬仞兮倚寒空而遙峙  
哀見君而不再得兮颯秋風之夕起

程禮部

辭



前禮部員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號  
繫南生吾邑人也孝友純至獎勵後  
進不倦蚤遊燕文章行義爲諸閣老  
所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中歲  
始爲郡博士任懷慶滿考來京師適  
賀相當國人有薦公於賀者乃求公  
文余廷心貢泰甫就公索之堅拒不  
與二人索之朋友得數篇以進賀相  
焚香拱讀稱歎不已遂有翰林編修

之命選除御史轉任禮部賚賞天台  
方氏還寓會稽之錢清僧舍道阻不  
克歸一日張氏遣使迨紹興路官以  
厚禮來饋公堅臥不顧旣而兵四集  
乃往杭主貢泰甫晨謁丞相達識帖  
木兒還卧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  
公擁衾面內卧不回視遂移卧西山  
僧寺一日疾果篤召泰甫而諭之曰  
吾以累子埋我茲土勿爲塚可也泰

甫爲主其喪葬後大軍至墓皆被發  
惟公葬所以不塚免丁未夏魯與邑  
人汪炯之杭往西山求公墓弗得還  
西湖書院求所刊文集讀之不勝悲  
慟遂哀之以辭曰

萃材兮棟梁美輪奐兮廟堂翬飛采絢兮跂翼  
而鸞翔公之文擅一代兮諸閣老誰與頡頏進  
不競榮寵兮退焉與心修藏賀相喜文繇我知  
今劃乃徵吾文章豈溝中之斷棄兮尚可取而

青黃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身乎玉堂峩豸  
冠兮馬行桓桓官禮部兮仰依日月之清光倏  
航海而南兮老將旋予之故鄉天台險絕兮留  
會稽而徜徉病少駐乎錢清兮張胡爲乎承筐  
有將卧不面顧兮勵貞節吾何敢忘兵革四集  
兮遁西山其孔良輿疾遄往兮吾願瘞骨乎此  
阬貢公素相友善兮託之歛以襄悠悠天地兮  
吾終焉其允藏嗚呼陟吳山兮遊鳳凰江山如  
昔兮蘇堤夕陽求先生之墓而敬弔兮萋露草

之荒荒反湖西而容與兮披雄文于類庠奉讀  
而長太息兮浩海濤而飛霜

王進士

王進士名詵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  
人宋奉使曷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  
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內艱戊子  
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  
之旣而自悔其誤交相咎責訪問謝  
過薦爲翰林編修辭以親老而歸壬

辰斬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  
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講學于鄉里  
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樞密院判哈迷  
之招往德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  
從義寇覺之臨難不屈死之伯振亦  
遇害嗚呼如伯恂之俊發超邁人固  
罕及而終死於義其可泯邪仲魯旣  
不揆而銘其墓復爲辭以哀之其辭

曰

冰潔今日輝古鑑懸兮絕纖翳才華天造兮人  
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聲詩文不加黠  
兮夫豈讓乎衡爲才美信若是兮行義虧又何  
貴學與文尚有逮兮孰如先生之死義雪慘裂  
兮草枯而風利原隰求而斂殞兮有同宗之諸  
昆季堂封深固兮樹森鬱乎阬臯滄湛露而重  
省兮悽猿鳥之悲號空山木葉兮聲蕭騷靈爽  
英發兮惘愴薰蒿墓銘有碑兮將鐫置乎岩坳  
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怵怵日荒荒而雲冥冥

兮激松風之怒濤

朱縣尹

遂安縣尹朱倬字孟章歲辛巳領江  
西鄉薦登壬午第授某州同知以憂  
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庚寅  
同考江浙鄉試旣出院會于椽郎葛  
元哲之坐因詢仲魯詩經無封靡于  
爾邦義作如何破題答曰已在孫山  
之外夫復何言元哲云此友非特義

高賦尤高一破自當首薦因誦之曰  
崇德報功之典賞延於後世修道全  
德之化法本乎前王詠歎之至者感  
慨之深也孟章愕然曰此篇已錄全  
文在卷中諸公同擬作本經魁竟尋  
賦策未見移文謄錄彌封所亦對字  
號不同誰不惜之且索角端賦元哲  
曾錄之出與之觀三復擊節稱歎元  
哲又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學得失

不掛念繇是孟章相與游情義甚至  
且與李廉諸公皆來相見因約來春  
過遂安明年春仲魯往留一月嘗自  
歎曰倬登科十年未霑寸祿其命也  
夫仲魯應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  
君子行已立身惟安義命不以外至  
者動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  
寇繇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  
書于坐曰生爲大元臣死爲天元鬼

禍患從天來不死復何以乃坐公所  
以待盡寇以邑虛無人而焚之火逮  
解舍乃赴水死後竟無傳其事者可  
哀也哉追以辭其辭曰

疾風兮草萎勁節兮靡移繫遂安之賢尹兮厲  
真操其匪虧邑小而荒僻兮氓其蚩蚩令初下  
車兮卽興學而誦詩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  
一朝寇忽臨兮靡兵備其孰禦民駭而卒逃兮  
誰與獨處寇豕突茲邑墟兮割烟燼其棟宇予

執死不二兮天明明其吾與夙披簡冊兮矢致  
身乎忠良况瓊林之燕集兮堯舜君民之有望  
憶武林之嘉會兮豈徒事彼文章行與義之有  
在兮望聖謨之洋洋歲忽忽其已遠兮心耿耿  
其莫忘川悠悠而波逝兮山靄靄而雲驤思賢  
令之不可見兮長向風而哀傷媵脩之不可渝  
兮發斯文之耿光亂曰學端以粹質之純兮顯  
擢甲科名譽臻兮十年未祿奚命之屯兮牛刀  
小試絃歌陳兮變故莫測奚衛我民兮之死靡

忒惟志之伸兮是謂殺以成仁兮

宋濂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  
加癯而神益腴一旦合賢士大夫于  
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已復  
揖賓咸東向坐顧外孫楊恒執豆籩  
乃從容舉觶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  
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

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而生  
者必有死斲聚者必終散嘗昧昧思  
之上自頭顱齒髮下自肩髀腰膂不  
知何者爲可藉何者爲可恒乃欲長  
生坐閱世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  
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  
之劍擁百萬兵喑啞叱咤而江水爲  
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騁  
於諸侯之間亦足以懾強而不敵若

而人其材略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  
求而與之游則已蕩爲飄氛而無致  
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  
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啓期林  
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  
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  
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虞殞之章蓋  
羣歌以輓輓于途與其施諸死後之  
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自

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  
使善音者道予而歌予且擊輪爲節  
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  
士大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觶爲賢士  
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旣行觶已又  
舉觶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  
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魂  
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  
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而其



精神皆已斃竭筋骨皆已罷憊顧未  
死耳幸未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  
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  
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輾然而笑也  
此非屬吾景濂而誰爲願舉此觶爲  
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  
執觶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  
進濂因製爲招魂辭云先生名家字  
德載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略

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兮旣狹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矇冥些華山  
如雲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間綺疏  
紫檀局些銅龍承樞吐赤瑛些繡帷高褰耀輜  
輶些綠虵衛轂若流星些淳熬熊膈溢鼎錙些  
狼臠凝膏如玉晶些九霞玄冠五綵綖些麟衫  
麕裘光熒熒些玳瑁合節鏘瓏玲些離灑巢和  
一齊鳴些沂韶飄馨登繁聲些趙舞激風肖霓  
旂些秦歌曼迴近懸瓔些室中百具無一不精

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三魂兮歸狹不越故庭些

方孝孺

絕命詞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李東陽

弔岳武穆辭

苦霧四塞悲風橫來義景縮地下沈蒿萊坤輿

外折鼎足中頽大霆無聲枯蘖槁芟羯虜騰突  
狼烽崔嵬龍困沙漠鱗傷角摧齊讐九誓楚戶  
三懷姦相賣國忠臣受猜積毀銷骨遺禍成胎  
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耻借寇終諧重器  
同劇羣兒共哈髮豎檀冠潮漂伍骸氣奪胡醜  
殆流宋孩英雄已死大運成垂魂作唐厲形室  
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氣聲殷雷  
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  
老矣歎息雄才

黃佐

弔許大夫辭

大夫諱達汝寧人始令樂陵討劇盜  
大獲以功晉僉山東臬事寧邸宸濠  
蓄異志久朝論以大夫賢且才乃  
晉江西臬副俾制之至則首治其黨  
蕪徐本之圖然勢且成矣既反卽執  
大夫問焉大夫曰予惟有赤心爾豈  
從若反乎盍亟兵我又曰汝行當萬

副以臭萬世吾死則馨也遂見殺

閔大夫之倂辰兮扣斧鉞而商歌心悒結以涕  
洩兮付滄浪之幽遐紛旣遭回而樹伐兮身胡  
邈乎王家羌勁杓乎妖藩兮卒離身而速化嗚  
呼恫哉兮大夫之純貞世途氛霾兮翳雜棠以  
爲明驅雞斯以守閭兮棄豨豢而駕衡紮長離  
而斂之兮鬼車曩曩而晝鳴謂鉤吻爲飴兮謂  
羶湏爲馨犧尊棄于溷淵兮衷麗涼以爲榮長  
門幽擯夫南威兮登礪廉於曾城主伊臯以庖

偏兮借來革而迅征于嗟夢夢兮惟荃之故卸  
階苔繡兮泥蕨遵于鸞輅幽海諱其膏肓兮拒  
斥俞跗躡蹠夾翼于皇輿今日懷寶而營富彼  
狡童亦何知兮乃窺覲而干天步朋遊光以爲  
侶兮魑魅集其如林嘒白徒使血人兮鳴火狐  
而肆鴟音羣童觸糜而首灰兮顧弘肆其毒淫  
萬臚銷于一炬兮程吳淠而卒禽極拳崩厥角  
之紛如今既珍穀夫何心維大夫之介特兮狡  
童齷以 促進懼慌而杖之扶兮荃而昧夫好

述粹寸鐵之弗持兮耿忠略其誰謀表丹忱以  
就兵兮白日爲之匿幽嗚呼兇孛高張兮鳳摧  
其儀羽神龍失憑兮乃噉于鼠巷哭且暝兮傷  
我士女綵霞蜚兮玉轉舉風蕭蕭兮神靈雨嗟  
世之知大夫兮維守死而不移余惟追數夫荃  
兮登大夫之匪宜朝有黥而淮南寢謀兮實大  
夫之優爲苟維寄大夫以禦侮兮又何至勤外  
部而陳師既告旬以縣磬兮聊以慰夫行路何  
大夫之同軌兮尚或疏逃而齋怒謗大夫而慙

遺今固亦遵涂而窘步汨皇穹之純佑兮何不  
改乎此度嗟佳冶之緯繡兮稽前修以皆然璠  
璣有棄而抵鵠兮董薺有採而升筵董道構愍  
以不回兮昧余袂之漣漣覓耿耿其在天兮亘  
宛虹之連蜷塤黷尚其有極兮永與秦素而周  
旋

汪道昆

哀襄王辭

有序

余守襄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

年余至莊王業已棄國人余問園陵  
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習爲之歌  
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先后起郢中些  
睠茲近屬茂乃庸些  
明明嗣服荃胡不居  
譽命同些  
繫昔憲王胙赤土些  
敬共不二方于魯些  
維王中興及踵武些  
綿綿世祀保昌阜些  
荃王不居享純嘏些  
維仲若季淑且釣些  
荃胡不居翼有成些  
相彼後宮邦之媛些  
紘緹絺綌躬爲儉些  
周南樛木無違然些

荃胡不居尚婉戀些宗公有事序本支些蕪蕭  
執鬯逆皇尸些儼然在位如見之些荃胡不居  
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些烝烝有衆何可  
勝齒些巷歌里相輟弗起些於戲不忘不其考  
妣些荃胡不居爲民紀些故宮吸喋鬱雲興些  
高堂七仞城且平些方連交倚列丹楹些洞房  
阿閣籍重茵些荃胡不居四體寧些東壁西崑  
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坐行觴歌旣  
醉些荃胡不居主高會些章華授簡盛文章些  
厥有宋玉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鴈行些杜陵  
奕葉揚芬芳些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  
甘楚狂些此皆蟬蛻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翱  
翔些高唐之上朝雲暮些粲粲天人艷初日些  
輕裾文履紛來集些便娟綽約麗以則些荃胡  
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間翔二妃些英英結珮  
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居引令  
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沅芷澧蘭富芳草些  
荃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

白雪和陽春些劉商刻羽妙入神些荃胡不居  
聽其真些大椿有秋菌無昔些終古同歸彭殤  
匹些洵美有子其儀一些人貌榮名永無射些  
王公有土可用式些亂曰靈之來兮夷猶乘白  
雲兮驅蓐收靈之去兮阻修扈太一兮總九州  
懷故宇兮蒿目著遺愛兮千秋

物類

縉紳

邵寶

毀龍骨辭

弘治癸丑夏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  
千丈水暴出民以爲有神物焉遠近  
爭赴祈禱巫獲厚利六月許州小趙  
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  
以誑愚俗將如鄭州之爲者知州邵  
寶恐其久而惑衆也乃取所謂龍骨  
者毀之於庭杖巫而遣之復作此辭  
以貽州人俾勿惑衆辭曰

變化風雨兮上下于天古人有言兮維龍則然  
龍曷能然兮乘氣與時斯以體乾尺窟兮非淵  
勺水兮非川彼朽骨兮幾何歲年擊鼓兮田田  
巫舞兮翩翩士女會兮如屢龍無靈兮胡托彼  
傳龍有靈兮彼胡制旃骨則何罪兮巫之愆逐  
彼巫兮毀斯骨爲吾民兮辟妖物

王世懋

哀畫眉辭

友人俞仲蔚有鳥曰畫眉畜之廿載

竟以老死籠中斯亦禽理之異致物  
情之永終已詳夫詞人之賦鸚鵡鷓鴣  
鷓鴣舞鶴之倫皆托物以喻情非夫情  
生於物者也若茲禽之依人以周旋  
而見憐方之人理同乎久要蓋仲蔚  
悼亡之作厥亦有鍾情之實焉余乃  
哀而和之辭曰

惟越禽之翺利兮擇深林而知止懷好音以長  
鳴兮理脩眉而自喜始尋聲以蒙繫兮終緣巧



而被齒匪林莽之無思兮翳主恩之足恃爾乃  
籠以朱檻被以翠幃峰奇石而介嘴益清泉而  
漱流苟飲啄之惟時雖摧翮其何尤感鴻恩之  
優渥忘鷄質之微眇旣騁辨以載睨亦居安而  
思擾寄身樊籠之內抗聲雲霄之表竭音容以  
進御罹寒暑而忘老差奇質之易雕獨何德而  
久處雖經翫於耳目終難假其毛羽尾脩脩而  
就頽聲啾啾以含楚猶翕翼以向人似懷德而  
辭主驚絕響兮彫籠覽遺挂兮在壁初悵恍兮  
若聞旣杳冥兮自失悵詩腸之獨在今憑鼓吹  
而誰卽傷眉嫵之不作兮望遠山而無色嗟乎  
夫臣委身而蒙筋力於垂老委命運乎終天吾  
終以方冥靈而不足亦寧與螻蛄而並年

皇明文徵卷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五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枚乘體

縉紳

劉基

九難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獠茅徑不開  
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  
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覲玉色趨下風

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兢兢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榻轍以翬騫曾薨駁杳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暉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閭闔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

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膾燔鹿脯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鵲羨月窟之兔肺脯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蘋柱之萸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密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旣飫清臙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煔金缸與綺燭激妝豔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鷄膠膠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  
池黑石白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  
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櫚桐栢楓櫨椒  
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  
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  
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芎蘭蒨衡茝蔣蒲菰蘋  
萍浮生丹茗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  
披離以粦纓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鶉黃鶯翠  
鷺錦鷄敷羽翰摛文章鞞鞞煌煌若彤霞之間  
喬雲魚則赤鯉白鯪鰕鯽鯪鯉班鱗紫鰭吹瀾  
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  
佩追隨憩芳亭酌瓊卮携佳人泛漣漪擾鳧鷖  
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邀姮娥  
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  
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  
兩二江之津舳舻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

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馮渥洼流玉崑崙東  
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山青徐三韓扶餘南  
盡百粵七閩蒙詔徭氓穿曾冑交趾鮫室蜃市北  
陟無間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  
天琛拾坤珍山藏谷韞之盡央蜚潛動植之精莫  
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驥蒼兕文犀足躡  
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彤火齊玫瑰瓊瑤璆琳  
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岳巴舍八音璀璨瓏璵  
映閃虎睛微獬旄牛師類之之毛鬣豸披箠以肅

枚

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玉非玉蕭森榛索  
葩榼籜落其采有艷沉檀羅縠腦麝之香郁烈  
芬芳苾蒨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  
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  
清塵琉璃木難的皦暉光豆寇胡椒革撥丁香  
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蔗木綿香葛兜羅柔暖  
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綵羽繡翰玳瑁之龜  
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  
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

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狻  
青狸赤豹之皮獬狃蜂肆修毛鬣鬘媿媿蒙茸  
洵美且溫馳毳羔絨細若遊絲輒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  
旋陰幹陽蜀錦戎氊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  
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止成塵  
於是乎鑱山出金煮海收鹽千插穿崖聲翻九  
幽萬竈敲煙結爲蒼雲蜒艇蠻舸出沒風濤罔  
觸鮓曳鯉鯉舉赤鱗終氏人鉤龜鼈繒縞緞止  
水母鑿嶮螭擒化鯢繫翔鯨留鮪麗鱣牽魴至  
鱸繫鱠引鯉掣鰐連鮫枕丁膠乙兼取並積鏃  
骨皮箠磨鱗刮甲齒牙鋒鏑以函以戟甕鮓桑  
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  
騰光吐景閃日爍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  
易馭回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  
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當中岌  
重門之崢嶸甃以礧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

朗八橛左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撫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跼踖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於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款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索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遊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聲欬折五兵談笑却三



軍氣使燕趙之豪威，龔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駃騠，服以騊駼，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魚休，殷谷，甸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冬，冰燁，燿晨星，純鉤，太阿，纒理，龜鱗，雄戟，揚虹，玄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瓿而蹲。

甲吞羽，黃間，豁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白羽如荼，赤羽如葦，大旆鏖，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焱迴，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烏蛇，龍虎張屹，今如山儼，今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公子曰：五方之城，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

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悒悒蕩掃六  
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剪草萊不遺一芟如  
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  
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  
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  
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  
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闢結爲日  
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  
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  
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溙兮沕杳冥  
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  
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  
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  
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郭吾  
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  
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  
王既沒孔子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淫辭橫  
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  
疾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以漂石縈紆迴  
適以益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  
爲蘧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  
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  
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蹊蠹  
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攬

搶降魄流精爲貙爲豺爲蛟爲蛇大失其主化  
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潏潏沉膏膩  
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  
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  
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  
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  
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貪  
鼓愚徼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頤  
頰發赤目眦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

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甚至  
哉服膺無斃

趙時春

七秘

浚谷子旣答東里先生之難先生以謂士之相  
論可以微言諷不可以苦言藥乃曰有物於此  
無手而能執無翼而能升無力而能引千鈞無  
勇而能伏鷲獸垂之則愈高掣之則愈棼其潛  
也雖離婁之明莫能睹其形黃帝之聰莫能聆

其聲其發也則廉噉資育得懸衡焉子豈能以  
孱眇之軀當其末利哉浚谷子曰彼將設於阨  
嶇嶢峒之所鬼魅之所幽棲狐兔之所往來世  
有穿窬屢人削疾而逝躡足而行惻惻然而畏  
人知乃中其要會扼其吭拊其背斷其首領而  
尚不敢言吾履康衢遵大路不陷險仄不繇蹊  
徑詭詭焉行洋洋焉止彼若設之陷者衆矣怒  
者一夫烏能害我哉先生曰夫晨炊而起日中  
而并集者趨市利也車馳奔馬驟駭卒徒競進

刃必先加鏃不虛弦冒死而前頭顱不遑恤者  
爭雄名也亦有清肅深嚴之處而市利者集焉  
從容談笑之中而矛戈起焉禁之則不能禦之  
則不測如川之流方浩瀾而走下如火之烈方  
灼熾而蒸上如猛虎之搏方嗥闕而磔裂子豈  
能嬰之哉浚谷子曰夫苕舜之早華不如松筠  
之晚茂迅雷之振厲不如陰雷之厚施鷓鴣之  
從橫不如鳳鸞之擇棲故枝葉繁則根本細聲  
名振則實德殺羽翼盛則幹略衰吾將沈緘以

俟時藏器以致用擇地而居待人而行吾惡庸  
嬰之哉先生曰合汴泗汝濟之流百折而東之  
必入於淮故呂梁之濤上漸天罡下抉地維蛟  
龍鯨鱷順流而下以幾萬計有一物焉滑脂朦  
朦腰膿突兀倚勢乘怒驚波如山鈎而引之曾  
不盈釣食而飫之或能殺人語曰衆流所歸莫  
或障之晏安醜毒莫或懷之子獨以爲何如哉  
浚谷子曰夫清淮之長不能踰洪河呂梁之險  
不能超龍門然砥柱屹立則河伯爲之緩馭而

枚

杯勺之水何足道哉宋玉麗服容貌閑都其鄰  
女窺之者衆矣蓋三年未嘗寓目焉故賢者之  
所好非小人之能事君子之所爲豈衆人之所  
可測然小人之所好亦非君子之所能衆昏潰  
証賢者亦安得而辨之易曰厥孚交如上合志  
也上下不合無可奈何狂狡兔脫正直雉罹醜  
毒之禍天實爲之爲之何哉先生曰魯有嶧山  
其陽生木幹絕青雲而枝脫落薪者欲稍取之  
則無可取盡取之則力不贍伐木者怪其異咸

懾而不敢走其下牧夫薙子反以爲神而日禮  
焉以求福卒暴風雨爰有蛟龍蜒蜿其顛山魃  
聞而駭之招魍魎與火其下子有何策可以禦  
之浚谷子曰此清廟之具非適變之用尺寸之  
長非棟梁之材先生識夫柔紉絡奕陸麗綿連  
是何物乎其長可以萬尋短可以分寸巨如大  
木細入毫毛力能引千鈞勢能縛龍虎五色而  
合之望之若虹經絡而緯緝之可以備玄端製  
冠冕引金章韻琴瑟截楚兕之角煮齊阿之膠

攸

和而固之維其兩端可以摘鏘於百步之外一人中之萬人莫敢前此其材能大能小能文能武用之能與物俱正不用能卷而懷之若先生所談何足道哉先生曰西北有鳥羽毛不能翳其體爪牙不能衛其身智不能構巢力不能啣枝五官皆備而無所用子孟冬栗烈寒氣凜凜天色慘淡北風怒號夜黑雲暗山空鬼泣此鳥惶惑無所投宿仰天而呼曰天羅天羅我奈何風婆噴波凍我山坡那得天明結合巢窩其聲嗚

嗚哀怨悽愴及白日照臨陽光畢舒則招其侶咸集於山南向暖之處蹲坐相傍已稍溫煥則大歡樂而又呼曰天柰我何得過且過向陽山坡且相與坐此其器小材鈍遭阨則怨天得志則矜已瑣不足稱者與浚谷子曰夫結陰陽之精三才聚其英五行邁其會七曜舒其明靈神降而憑之生翼物焉非麟非龍非犴非熊文采被體五色炫習所履之國必有聖人受天洪福然不安常居故不爲巢不啄汗濁故不求食負

戴仁義履忠信而無所用之集則羣羽朝焉行  
則隨從唯鳥不識合而相噪彼豈與之仇哉所  
噪者異也先生曰雍州古天險之國有二水焉  
一出於笄頭之山一出於鳳鼠之谷其源皆清  
泠淵泓瀉石泉之間濺青壁之上望之如白虹  
焉其下流於淤澤激盪沙石排岸擁山填土成  
泥俱爲濁流今世俗乃爲之一清而一濁夫水  
與人何情哉吠犬成聲畫地成形聚蠓成雷衆  
蟻決河毀譽生於愛憎非愛憎之所能盡榮辱

生於是非是非又烏得其真哉浚谷子曰人言  
西方有水焉輕輕盈盈散渙無力周羅萬里曾  
不負羽其上有山焉金璧珠晶之所裝也瓊瑤  
琺瑯之所積也其中四時美好無少有老有生  
無死有仁無智西去中土不知幾億萬里斯二  
者俱非飛仙莫能至也而孰從而知之其美惡  
孰從而辨之孰從而名之人孰從而受之乎故  
影可以無形波可以無水土可以無地子可以  
無母快心適口說談者而已未嘗知其有無矧



能究其真僞哉先生曰有客衣羊羔之裘持白  
組之囊行歌於市曰止水清漣不能前奔流揚  
泥波連天梧桐脆薄易摧顛樗櫟不動安如山  
市中急趨得金錢道上行人困屯遭雲中鴻鵠  
知我意占余飛去上青天子能解其意乎浚谷  
子曰騏驥不以微蹶遂逆千里之行大樂不以  
小噍遽變八音之節大將不以小敗忽更已成  
之謀夫便巧順利乃艱澁之基朋固膠密乃傾  
洞之端無故獲利乃受害之源織綺者踰月不  
就綈繒則旬日可成此非美惡繇於遲速乎雲  
之行也不久則其積也不厚故密雲三日而斯  
成霖矣此非厚薄係于久近乎隼之颺以風時  
爲風所擊螢之明以火時爲火所爇此非利害  
伏於寵辱乎嗟夫天下之變久矣其終未有不  
定者也而騰騰而盱盱而何爲者乎先生愀然  
作色曰長途馳騁以至所期勁弓叢矢貴決其  
的執事者所懷譬如兵機無使易易知

連珠

宗藩

鄭王厚烷上

世宗皇帝

王以此被旨送高墻

臣聞連城之壁不付於拙工千里之驥必託之善御是以脩身者以損德爲憂保國者以失賢爲慮

臣聞如砥之途人以爲邪徑彌天之語人以爲上乘是以孔孟之門無人而異端雜起堯舜之世旣遠而治道難興

臣聞衣食足而民富禮文衰而訓靡是以農桑必盛於風俗之始彝倫必明於教學之時

臣聞百口言善所以尊侈一心詢過所以希天然則諛舌易巽苦口難便是以堯疇咨而裕舜拒諫而騫

臣聞水滿易溢月盈易虧是以守謙者不挾德而侮去患者不俟過而追

臣聞竭民脂而作無益者世不知惜長國家而損下利者士謂非忠然則民饑而君無獨富農足而國不能凶是以愛民則福錫於邦趾雷下

則禍起於舟中

臣聞文公簡禮春秋加貶鄒衍繫獄夏月飛霜然則不誠獲戾罔察罹殃是以畏威者克謹天戒敬祖者率繇舊章

臣聞商鞅尚法秦旋踵以亡仲尼行仁魯三月而治是以萬類取足得衆尚於用寬百姓無匱求仁先於近譬

臣聞臨春於閣陳禍以盈步虛於城宋室將毀是以成湯寬仁不聲色是親放勳恭讓不茅茨

爲恥

臣聞被衣寒體充食餒腹民日惟憂耕田南畝鑿井西鄰人日惟懌然則與以惠者欲其知樂以利者忘其力是以熙皞而王者之爲驩虞而伯者之策

縉紳

劉基

連珠八首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囿

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爲可材無棄用擇可爲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備厦棟梁楫棹各得其良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鐘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汗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天不掩厯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

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  
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爲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  
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  
則獲美利

宋濂

演連珠十首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  
秋麗謹始之謀微必駟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

是以蟹蠃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颺興豐澤劍飛狻山象之  
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膈契  
精神合并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  
海平

蓋聞賞物在精取材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  
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  
繇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藏音而  
收耀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  
何權度之遽失斯沉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  
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  
若限一已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  
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  
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遊魚出聽曾  
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旣爽中和則流穩靡  
是以絲首之山曾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天兆旣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網縕含三  
辰之融蓋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  
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  
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上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  
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

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贊  
有緯

王禕

演連珠十首

臣聞圓穹華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  
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  
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遊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  
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  
下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  
之盛人君所乘者位之尊桀爲天子因能亂天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  
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  
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  
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  
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道之以法律不  
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狽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句粵之斡鏃以精金用爲梧華則何擇於槁樸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剗獲則何異於削刃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天地之道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是以嚴寒殺節墻根之草已生霍暑薰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已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耀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以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羣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  
隆污視文章爲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瞻驗治  
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敦

王稔

續連珠五首

臣聞參朮性良故能資人元氣烏附性烈惟能  
攻人邪毒是以聖人以德爲參朮而培養化功  
以刑罰爲烏附而輔治澆俗

臣聞禾莠並區則莠茂而禾衰蘭蒿同生則蘭  
微而蒿盛是以賢愚混處者道之災忠佞雜進  
者國之病

臣聞海鳥下郊原薦之太牢享之太樂而志不  
寧澤雉在樊籠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而神不王  
何則失其性者其天移徙其常者其心喪是以  
堯舜之化無爲自治而舉世熙熙無德可名而  
如天蕩蕩

臣聞暑方熾而陰生寒既極而陽復月乍滿而  
魄虧潮正長而勢縮是以聖人不履至盈君子

恒存不足

臣聞麋鹿之首不可以加冠螳螂之臂不可以支闔何則重任不可以妄委妄委必致於躓名器不可以濫用濫用則近於褻是以負且乘者致寇至覆公餗者鼎足折

沈愷

連珠八首

蓋聞享大羹者薄鼎烹奏鈞天者輕巴里故正學明難爲異端之詞至道得難爲百家之語

蓋聞安石喜而折屐子雲懼而投閣故養之不豫者隨物而盈中有所歉者隨物而涸

蓋聞材之幸者文之棟梁而餘則爲溝壑之委稷之遇者饗之神明而餘則爲鴈鷺之需夫天之生材無隆殺之異而人之所遇有賤貴之殊蓋聞遇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庇深涉窮厓寒谷然後知陽春之惠博故亂不極則治不形恩不甚則感不渥

蓋聞浴不必江湖要之洗垢仕不必崇峻要之

行志故下惠雖介不卑于小官仲尼雖聖不嫌于會計

蓋聞天下固有破碎之經人心則無不完之理故蟲鳴股躍未必非舜之韶樂而品異物殊焉知非旦之周禮

蓋聞煦煦之惠可言也而至仁難名孳孳之義可知也而大德難喻故子不謝恩于父母物不荅施于天地

蓋聞髮不足失髭則羞趾不足失屨則憂是以內重者外輕見大者日休

馮時可

擬連珠十二首

臣聞以繡緣繡則察色者莫識其美以水濟水則知味者不能爲食是故大明之詠稱殷以儆周至言之書借秦而惕漢

臣聞神之所憫雖貴不亨天之所開雖賤不遺是以王子投瓊河伯返而化石雅奴祝鐵山靈祐而成刀

臣聞善惡所觸遇變莫回緣業既深延劫不解  
是以鵠蒼銜卵以開國仁感而沒爲黃龍巴子  
射女以臨夷威殫而終爲白虎

臣聞吹笙於堂小和弛而大巢孤登車於陔隻  
輪缺而滿載危是以一壬當路而掩玉燭之光  
匹佞換衡而毀金甌之固

臣聞烏啄牧靡而解毒鳥食桑椹而革音金滸  
象渚導之則禮樂之鄉青羌羽民馴之則鄒魯  
之俗是以王者不介鱗夫四裔聖人常衽席乎

### 八荒

臣聞理表之議拘儒所駭域外之觀精識所朗  
是以戰國爭強於蝸角則鄒子漫說九瀛末世  
競利於刀錐則佛氏廣稱三界

臣聞數範乎神卽八紘而可見幾藏乎寂雖五  
步而莫窺是以推形察影日月昭於表下偏聽  
獨任胡越判於舟中

臣聞蒼靈迴春萬卉不謝其榮屏翳施雨百穀  
寧懷其潤是以帝堯之力何有孔子之聖莫知

臣聞草有莘有藟合服之則壽而獨食則戕生  
言有甘有苦並察之則明而偏聽則召亂是以  
聖王旁資乎瞽史賢佐兼訪於蒞蕘

臣聞以身率物必唱高而和廣以人動天惟精  
至而神通故永嘆於隆墀則聲盈遠壑齋心於  
闈室則衷格昊蒼是以王者本大猷以頒渙汗  
聖人執玄德以爲明禋

臣聞附黃鵠之翼者或失路於衝飈探神蛇之  
珠者常殞身於毒霧是以炎門借箸平原繇茲  
召殃權館飛纓越石以斯蒙詬

臣聞柔木荏苒有緡絲之能嚴鼓闐鞀無應節  
之響是以優旃漆城聽捷于太室之談那律瓦  
衣喻精於上林之諷

皇明文徵卷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六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讀

子史

縉紳

章懋

讀王章傳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  
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

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門下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爲漢忠謀者况王章繇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

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寤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旣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

王世貞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爲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覬慕於志耶宋

亡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爲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爲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於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氏羌索虜者其人

浸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  
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  
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元所以迄  
今不絕哉金之有完顏雍也猶之乎漢文景也  
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是元之筴  
也

### 讀莊子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章而以列  
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跖漁父之排孔

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  
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跖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  
吾於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  
也凡莊子之爲文其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  
辭高妙而有深味然托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  
棘而難解其下字或與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  
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於正而是三章者故甚  
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  
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爲之者也韓愈作讀墨

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爲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卽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遊於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實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柰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闢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辯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文集

縉紳

章懋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  
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  
尚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  
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  
憂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藹  
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

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  
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  
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  
使不經事少年爲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

黃仲昭

讀歐陽集

歐陽文忠公平日行已立朝光明正大槩可於  
文章見之不容妄置喙其間矣然予嘗讀其文  
而有所感焉公立朝時於王安石呂惠卿皆嘗

有所論薦其於安石則稱其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宜置之臺諫其於惠卿則稱其才識明敏文藝優長好古飭躬爲人端雅宜置之館閣夷考其行安石學術不純於道絕無所見其設心措事無一不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則其不得爲君子彰彰明矣惠卿專事脂韋阿附權寵又小人之尤者也及其相繼得政則皆以奸邪誤國視公之所論薦者不啻薰蕕冰炭之不相合予於是有

以見夫小人惑人之深雖光明正大之士有不能免也夫以光明正大如公者尚爲其所惑如此况未能如公者邪嗚呼後世有志於爲國薦賢者可不慎哉

郭棐

讀洹詞

崔后渠作四貞祠記云往之可言不獨四貞自闢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當瑾時酷

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傳之避位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故扞辱之女可觀性秉節之臣可觀學予讀其文慷慨三復深歎正德中士氣掃地猶幸有諸公大節磊落如此詎非一時中流砥柱哉予南海有王公名皞者是時爲刑部司務瑾坐東廠公見之獨長揖乃爲江西叅議寧濠橫鶩公見之亦獨長揖人有知者曰是不跪東廠者肯爲藩邸屈膝耶公知濠將叛遂謝病歸嗟嗟公不屈瑾其高風奚讓何栢齋不屈宸濠其正氣又不下胡端敏而后渠未之知也故表出之

考

律曆

縉紳

王廷相

律尺考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

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絲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

尺同因以按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勛  
尺七釐漢官尺加勛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  
尺加勛四分渾儀尺加勛六分四釐蔡邕銅籥  
尺加勛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勛五分八  
毫開皇水尺加勛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  
加勛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勛推考百代之法術  
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  
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勛所造四  
分是豈可以勛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

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  
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  
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  
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  
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  
依隋書定十五尺藏於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  
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  
瑗而高若諾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  
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



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按黍則黍有大  
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  
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  
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  
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之紛紜率莫  
能決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  
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  
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  
爲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

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  
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  
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  
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又何望夫  
夔曠之闡域也哉

### 歲差考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  
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  
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

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  
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  
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  
退其度不出一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  
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  
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脩改求  
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  
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  
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

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  
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  
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  
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  
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  
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  
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  
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  
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

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

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

讀

遍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爲差一度矣

然猶未至也至元朝

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三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

而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朞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

成閏故定期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爲  
朧胸故定期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  
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  
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  
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  
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  
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  
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聖系

縉紳

程敏政

聖裔考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  
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  
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爲沂國公  
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  
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

讀

國文通君又爲陳王博士次日騰爲漢長沙王  
太傅次日樹而鮒騰之後分爲兩宗鮒六世生  
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  
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爲殷紹嘉侯尋進爵爲公  
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  
褒城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  
宗褒城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  
封宋公爲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  
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

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  
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  
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太始初改  
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  
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  
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  
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  
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莽亦以罪失  
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

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讀  
爲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  
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哲隋  
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  
渡者爲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南北兩宗  
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  
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  
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  
季之亂失爵爲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未欲冒襲  
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  
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  
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  
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諡不可加後人改  
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  
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爲衍聖公若愚  
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  
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  
南宗也僞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

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  
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俘元措以去此北宗  
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劉豫所封者  
爲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無子乃召洙俾嗣爵  
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  
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  
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  
爲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生之所  
制蓋以正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

禮樂以爲萬世法而况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  
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  
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  
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  
則南宗猶爲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  
而北宗則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爲南宗  
之罪以守林廟爲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  
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  
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

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于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辯

天地

縉紳

李元陽

黑水辯

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

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窟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爲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倉江路江二水皆繇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



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闌倉緜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闌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鬻人在北濮人在順以今考之皆在闌倉江內則闌倉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里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闌倉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

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闌倉江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涇涸曾不知隴

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楊慎

息壤辯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三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莩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

讀  
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  
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  
書云鄰壤交歡太宗以嫌於糞壤朽壤易作境  
字以上數交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  
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  
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鯨之  
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  
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  
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  
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鄒守愚

月光辯

或問月無光之說信乎余曰非也日有日之光  
月有月之光星有星之光此之謂三光譬之天  
地然天之不可爲地猶地之不可爲天也余聞  
之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書曰哉生明旁死魄禮曰天秉陽垂  
日星地秉陰窈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

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又曰日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繇此觀之聖人未之或言也  
夫日者實也火之精也衆陽之宗也月者闕也  
滿則缺也金之精也衆陰之宗也日以晝明月  
以夜明猶之雨行於夏雷收於冬蓋天地之氣  
使然不可使易也故曰晦灰也朔蘇也弦半也  
望滿也月之氣也余嘗夜夜候之遇灰則其光  
盡歛之以至於無其狀若死然遇蘇則其光雖  
止於鉤而全體章章以含其象至其光稍發而  
就盈則又不可得而見也故曰月三日而成魄  
八日而成光此與易書禮所載何以異邪余求  
其故起於京房之易說迺曰日月與星至陰也有  
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如鏡照日而有影見於乎  
此蓋以神其災異之言本以儆戒人君不欲以  
政柄下移而後世遂宗之真若以月爲無光者  
何其誣之甚也楚詞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然  
則自京房以前未有也

經文

縉紳

王禕

洛書辯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  
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  
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  
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

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  
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  
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  
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  
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  
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  
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  
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  
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

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  
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  
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  
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  
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  
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  
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  
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驗之於易無不合

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  
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  
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  
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  
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  
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  
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  
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  
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

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

讀

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

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脩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惟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三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



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堙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位此堯倫之所爲斲也水旣治則天地繇之而立生民繇之而安政化繇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堯倫所爲敘也堯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沮

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玉勇智曾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

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傳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音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

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

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以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

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

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竝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胡翰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  
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  
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  
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飭以翡翠象尊以象  
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  
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  
背爲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詩葵尊皆刻木爲鳥  
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  
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文器有尊作犧牛

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  
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  
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  
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義皆  
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  
當讀爲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  
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  
闕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又取  
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况杳之言足以證肅

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地無足名著尊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爲著尊以爲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者安知不以余言爲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考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皇明文徵卷三十六

皇明文徵卷三七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辯

縉紳

周洪謨

周正辯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  
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  
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

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

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錄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長敷言史伯濬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此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



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詩書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于左云

楊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歎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

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

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于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闕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

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

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

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  
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繇是觀之  
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  
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歠形鹽而辭不  
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  
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  
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  
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  
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

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  
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  
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  
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王平尚靳之而謂成王  
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  
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  
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  
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

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馱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徧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旣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旣曰成王又曰康

王成王旣賜康王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其肺肝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游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辨之孔子順辨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旣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辨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

辯  
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  
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辨是非於千載之  
下當何從亦其衆而已

黃佐

放攝辯

問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歟  
曰曲禮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  
前有誅書與龜筮且然况敢放其君乎路馬必

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  
然况敢攝君位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  
而舜攝也以授禪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  
成王非若堯老何以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  
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方諒闇身  
爲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禮也因以訓于王焉義  
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在王宮則敗禮度矣  
故使之居桐密邇先王則內有所嚴憚以起其  
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義之德是亦

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嗣王歸亳何  
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幼冲顓  
蒙未有所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  
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爲成王也雖未堪家多  
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啓沃匡翼考  
諸三王以爲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之訓  
也幼不勝冕則遲遲焉而後卽辟雖七年之中  
輔王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  
之有世但遽其跡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  
故盡君臣之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  
昌邑器視其君而易置之曰吾儆伊尹之放也  
王莽之於孺子嬰斧展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儆  
周公之攝也篡弒自茲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子史

縉紳

程敏政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  
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  
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爾夫燾之所  
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爲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  
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  
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  
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  
祖下階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截雪  
爲截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

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  
載太宗勸引羣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  
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畧加刪潤遂不免  
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旣刪潤之以爲正文矣  
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  
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爲無疾  
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截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  
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爲太祖壬子夜  
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於



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月之先後本以爲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桎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桎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桎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抵牾強合于

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桎所書者以爲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桎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燾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爲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

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耳史稱燾博極群書其爲長編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益泯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

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羣臣奉慰以后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固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爲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躡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

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  
邸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階也況德  
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  
爲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  
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  
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  
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  
欲以篡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  
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

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  
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旣欲傳  
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  
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眞  
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  
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爲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  
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  
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  
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

之惑此燾極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手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爲而謂太宗爲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何焯

楊墨辯

甚矣老氏之害道也百家之學實宗老氏自其

有老氏也而後有楊墨也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申韓也申韓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刑名而不疑楊朱墨翟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各得其虛無淡泊之偏而遂倡其猖狂浮游之論是以流爲爲我兼愛而不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道德刑名之歸相去遠矣苟知刑名之原於道德而道德之爲刑名也則其爲我兼愛

又何惑於老氏云今夫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也而老氏者不爲爲我不爲兼愛獨其於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忠不忠其君則不復致其身不愛其父則不復竭其力此其勢之所必至者特以老氏之道辯之而無所窮攻之而無其間也故常以翕張取予之術玩弄天下而天下之

人卒莫究其所歸此其所以爲異端之尤惑人  
與老氏之道有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  
墨子得其慈與儉故其學主於兼愛其言曰慈  
故能勇儉故能廣摩頂放踵有所不愛不亦勇  
乎墨子思以易天下也不亦廣乎然而反天下  
之心而天下不堪縱彼能任柰天下何哉楊子  
得其不敢爲天下先故其學主於爲我其言曰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拔一毛而不以利  
天下則天下之故不以傷其身不以長乎然而

我不以一毛利人人亦不以一毛利我也雖欲  
久長不可得矣嗟乎何楊墨之不善學老氏也  
老氏者無所是無所非而卒歸於無有故其縱  
橫堅固而不可破而楊墨者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兼愛者爲爲我之  
所議其說有時而遂窮噫何老氏之譎而楊墨  
之愚也老氏以其全而兼二子之偏二子以其  
偏而失老氏之全然則老氏之不以利器示人  
類如此而二子者猶不免於悲絲泣岐之迷與

嘗謂老氏之有楊墨猶吾夫子之有顏曾顏曾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不害其爲聖人楊墨各得老氏之一偏而遂自別於楊墨蓋聖人之道雖一言一行皆可以成其身而老氏之術則押闔變化反覆百端不得其術不可以相用雖然楊子有言矣生相憐也死相捐也相憐之道勤能使佚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不含珠玉不服文飾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此其摩頂放踵以薄治喪之遺意與墨子貴儉

貴儉則不能兼愛不能兼愛則不得不復於爲我故曰逃墨必歸於楊其此之謂也世謂楊墨之學不相爲用也又謂楊宗老氏墨宗大禹故吾有是辯也以自附於太史公申韓之議

解

天文

縉紳

屠應竣

雷解

已亥秋七月朔雷擊 奉先殿右室是夕鼓樓  
災宗伯稽古陳議請明黜大僚以勅天戒于是  
司寇屠公僑南宗伯呂公楠請罷詔可僉戚戚  
心異之以爲黜之弗若也史某氏解之曰吁夫  
天之赫怒以威也爲雷爲霆陰薄陽摧隱憐若  
巡軒訇若追颺揚電矯虬虬虺虺磅磕鬱律磔  
薄迅越千轂駢擊萬礮虺伐駭氣漂奔殺機闕  
發當是時也丘崩嶽遷魑潰魍蹶凶人喪危儵  
忽亡魄窮暴失勇蒙卓喪力子婁罔施其精夸

都莫措其疾行若負刃度安得穴身抄定舉面  
鮮恒色及究其所摧滅也則僥得免宄逆脫疇  
戾廸而抵擁或輾撮而罔慝不滔之命罔渝之  
理亦逸而已矣迺或曉華挽厲其石虬木摧折  
其枝故宫焚薨雋宇壞栢釋此糾彼其故何與  
天道恢恢當威見值逢衝則捱遇披則入固非  
斤斤以替微纖纖若飭職也將齶噬慘嚙致毒  
所觸隱若虺蜴云爾哉今夫萬乘之怒九重之  
威矍矍赫赫亦猶霆雷也劇然廣運逆意則誅



珉瑜在御當者爲奇呈脫函車之獸網漏吞舟  
之魚故愛之加膝憎之苴履惡之成屋跋好之  
生翮羽慘燠爲冬春進退異虎鼠崇之則跨騰  
青雲之上抑之則委塗黃泉之下朝握夕擯安  
論潔污猶之雨露所潤日月所臨函氣者育失  
化者零豈云荃蕭之芳賤騶拂之美惡鸛鸞之  
鷲與仁哉雖然天不可慮道不可幾仕無常遇  
士有恒持嶢華不以顛石損其形虬木不以折  
枝毀其幹君子不以罹阨決其維是以三閭九

遷而未悔孫敖旅進而弗愉展季抗迹于三公  
姬旦孫德于碩膚豈其情之爾殊哉固以義爲  
不可離也故齊得齊失達人之極融融娛味  
道之腴遺物定志守德之正改玉改裳不改其  
行至人恬漠與道翱翔擯華宅實時暗久彰斯  
非美乎且聞之舉世同好矍然莫淆慎修可願  
神聽不怵火齊彌光乎莫眡大屈厲質乎重銷  
隋阿別利于糾紛新栢辨節于後凋衆庶憑朽  
乎株木賢哲蜚聲于寥寥二先生者獨行不懼

遜世不幽覽輝千仞德音矯矯詩曰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其斯之謂與至若堅磷于砥絲涅而  
錙鏤剛以折荃化爲萑違則去窮易執射時則  
固二先生之所譏亦非僕之所敢知也

經文

縉紳

劉基

夏后氏之郊解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  
也夏后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  
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  
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  
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  
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  
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  
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  
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  
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

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程敏政

八蜡解

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享農及郵表畷迎貓虎祭坊與水庸先嗇神農也主之者尊之也司嗇農官也百穀百穀之神也農先農也郵表畷田舍也貓虎驅鼠及豕坊以畜水庸以行水皆有功於田者也所謂報嗇者申上文祭百穀之義也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使之必報之者啓下文迎貓虎之詞也所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者所祝之詞也然則先嗇一司嗇二百穀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陳氏合坊庸爲一分貓虎爲二舍百穀而增昆虫誤矣王肅又分貓虎爲二雖去昆虫而遺百穀亦未之盡惟橫渠先生有曰百穀八也昆虫爲害者不當祭斯爲得之

崔銑

關雎解

毛氏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夫窈窕淑女德莫茂焉君子好逑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藟非一手之辦也昌胤之術非專寵之克也雖然組纂之麗或傷於素容袂之良或害於貞詞思之敏或傾於哲必將躡進而儷於配急售而安於湏故周之后妃廣於求助情在得媛宗廟之

苻左右流之其嬪娣之屬與能事神者於人畢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爾畧於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爲同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心苟私則判戚而爲敵易曰列其寅厲薰心古帝之聖曰堯曰舜事咨岳牧好察邇言比其化也岳孫帝位九官讓能及乎王澤火熄燭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个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亡者其妬才乎是關雎之

義也後之說關雎者異焉曰官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官人當何屬之文王未親適妃先畜嬖御豈太任之替於教與禮稱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得年九十有三武王嗣位之十三年伐紂中庸謂其未受命則文王之爲父蓋甫冠之餘也豈有聖人而乃棘於色乎或曰蓋王季之嬪或曰周公之追述道旣無徵迹又近臆不其蔽乎文德與嗟乎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譌有聞矣然風傳

俗習齋制蝕器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整舊慎乎其易古焉爾  
宴飲

縉紳

莫如忠

哂酒解

余昔遊關中問酒之名則棄落爲著至是客有以哂酒餽余者亦關中品也余嘗而甘之何論棄落而後悔其遇之晚也哂之義以飲名可無

煩盃斝獨卓管甕中翕而取之時其耗挹水注  
焉以度羸縮水漬成酒機相灌輸飲罄而貯常  
盈舉數而序不亂津津乎若玄蟬之吸露無損  
於廉蝨鼠飲河各克其量也余喜止客及所與  
偕來者凡爲大賓三初筵旣竣斯釀乃陳客殊  
饜之命嚼無筭時則陪儉者或不任嚼儼然眊  
余而訾曰子實擇禮大賓在是匪觴之稱而哂  
之褻余曰唯唯否否如子之云則蟻趨鞠臙盤  
辟雅拜而以爲容者余非不知也然酒客之貺  
也而敢弗供毋乃使客謂余已曰無褻而實褻  
之貺乎夫禮有初古剗樽杯而飲非賓禮之初  
耶禮則不愆奚飲之擇傳曰苟有明信潢汗行  
潦可薦神明可羞王公而况君子合賓主之交  
享用玄酒以佐大烹質而有文菲不廢禮明信  
孰甚焉而云不可何也於是陪儉者起謝曰我  
過矣我過矣我乃不知亡於禮者之爲禮也微  
子詔之余惡覩乎大方而以負鼎非聖飲瓢毀  
賢之感終矣再拜避席而賓飲如初

物類

縉紳

王鏊

鷄鳴解

王子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爲驚彼止自止吾何爲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爲忠告不以告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爲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鷄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爲別有能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歿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竝名

李東陽

藻軒解

青華主人建閭南輿高居江渺構材爲亭甃石爲沼層瀾碧皴衆卉雲繞櫨芳漱縈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萬彙藂茁群植並分鉅者爲

梗橡秀者爲篁筠堅者爲檜栢芬者爲蘭蓀山  
苞水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  
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匿名則嘉惟義斯澤品不  
必富類不必僻泥形爲迂執象爲惑子坐聽我  
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地靈內秉柔  
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醇其馨順時生者爲  
孫命與物爲徒者爲和光寧負潔以自濯亦何  
心於行藏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裔荒  
溪之涯舟楫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

爲方以波濤爲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  
沙客曰微哉善藏其用子旣出矣請言乎動主  
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篚滌以甘泉薦以方簋  
陋末跡於芻蕘耻遺瑕於葑菲繪形則與火齊  
明比德則與鑑爲軌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  
奢而莫闕其美客曰噫哉君子之斐主人曰嘻  
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楚佩  
汀蒞周歌澗繁桃李薇蕨維葛與蘋匏瓜行葦  
列國所陳繫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



爾群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勲  
惟夙夜是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歛容棘  
吻君門巍巍矇者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捃包  
荒納汙辭我不擯鄙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  
荅莞爾而哂

屠應竣

鳴楸解贈黃考功德兆

齊郡黃君德兆仕下朝退耕于海野居數年太  
宰舉其才徵還郎中道莒城止客舍庭中空夜

聞聲焉聲之所起如風颺颺迤颺羣卉枝柯相  
樛飄舉升降涓泉若流砉然勃鬱激逸較鞫疾  
浪汨截駭騎斃奔綿延抑歷翕協誾諛迭盛更  
微若諧或怒恍惚靈變幽暮邁迂窈若有端視  
不見所邑大夫晨馳而告曰是之謂楸鳴者也  
楸植于舍且數百歲矣曠世一啣聲聞嗶嗶土  
人志之曰維禎祥理或晰而莫折事有微而必  
彰陳寶鳩而節來室木葉而蹶張鶴鳴陰而爵  
縻鳳止岐而德昌宜哲民則以興業典冊燁而

垂光也海野子來以告少微生曰吁有是哉運  
化莫齊氣感斯激應月以潮矢風而疾龍矯雲  
翊電迅霆擊予覲夫物之感于聲也清商奏夏  
木零處女嘆魏城震彤昵豐鼎雉升宮鐘應銅  
山傾風出囊而應嘯獸仰沐而翔廷石何憾而  
質隕水何蹙而淵騰虛管協候空谷授音固無  
心以類致亦頑冥而兆靈吾請語子以楸鳴之  
徵可乎夫人之爲精也撫英韞靈委端于天體  
則軌曜智越垓埏故能淪格晦邃撤歷幽玄盼

嚮變動微入無緣也王者循民辨政鳩虔治官  
裁紛釋憾匡奠以安皇皇羣辟掌之宰吏明掄  
周虞登賢斤鄙百度齊均四海感又子寔哲良  
宅揆繩馭迺今服休采列豕貳者咸抑皆緝緝  
濟濟視民若子競競緝緝位暨于理哉其或躡  
誦夬詭虺媢適狂殫民厚殖背道自臧仇若秦  
越刈若莠稂急若束濕薪剽若振萎黃令鶴仗  
穀牧羊以狼上下弗恤隕越爲昌于是羣黎畢  
逋籲天自辜大東興誼鴻鴈矢歌舛易陰陽互

睽天龢斯楸之鳴恍與爲徒也亦有憑憑俊又  
屹屹榦楨荒遜在野播遺弗賓容瘁楚澤名淹  
衡門藿藜弗給山澤長辛圭璧膚玷驂騶棄櫪  
窮徼終遷沒身永謫南冠伏纍園轅執戟天若  
才用之不卒則亦戚慄屏怍情營氣蒸俯觸草  
木叻通神明淵撫瞑聽寄之斯鳴子方亮凝丞  
弼后先踐斗樞提衡銓迸黜蠱吏寧章化元植  
登曠哲甄崇逸賢景風四協穆氣不奸神之聽  
之福祿來延名勒洪鼎功被朱絃嗣卷阿于國  
雅張廣樂于鈞天斯固感楸鳴于茲夕信禎祥  
之不愆也

皇明文徵卷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文徵卷三十八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問

縉紳

方孝孺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  
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平  
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

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  
不異乎人何繇而出庶類乎心何繇而參天地  
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藿  
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  
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摘文充棟以明道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脩辭能知道乎鑿江

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旣受而生奚復死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  
子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轢蛙果有幸乎  
彼起與籍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關茸委瑣人所比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  
曲于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日出乎坦坦朗

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卽乎見珠  
在淵能不求乎見牟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  
棄而弗脩乎私欲躡厥天而日休休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隳天胡弗惻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反乎君子  
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王世貞

人問

三皇以降倏朝而夕八紘之內匪咫尺無始  
無極曷無始無極庖羲昉聖胡弗粒蒸而血其  
牙以齧衡生後王佃漁噫嘻曷懲炎帝藥民而  
七十二毒是咀胡昧於毒而替於解既有岐附  
上壽胡寡蚩尤頡鐵始制五兵將共工徒搏而  
與祝融氏爭無懷其間俗胡以龐壽丘之子兵  
師營衛未嘗寧止胡以高揖遜而靈禽是感爰  
與終始雪不封條是曰大平胡以盈尺而表豐

登疇疹疇祥惟五日一雨以歸帝調蕩蕩懷山  
襄陵誰咎之繇醴泉曷淆蓮甫曷凋帝割中和  
以萃都君胡父頑母嚚而弟象嗣均竟不得志  
於倫舜舉咎繇而侈共工驩兜彼岳何人與於  
帝堯而共厥朝夫旣比屋其人可封士師胡官  
咎繇胡庸豈其進昌言而用瘖終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將來自郊藪而育于圃旣格而舞復  
於何所舜尚見帝乃駢娶女而源出有熊別嫌  
何取象欲據之爲帝貳壻繇自顓頊實爲王父

年百五十乃產神禹胡重華旣庸而殛五世祖  
禹不利有苗乃振旅歸始以德縻胡竄之三危  
而彼復扞之禹平水土九州甫治而胡式其貢  
曰蠙珠組璣恠石鉛松縻絲織皮盡彼瑰偉納  
之茅茨塗山之會王帛萬邦邦有十乘從君于  
行墀幕何施於何資棖益避箕山覲訟弗與胡  
德之不逮而陰跡舜禹衆旣歸啓胡顏以處仲  
康肇位爰討羲和肘腋之命有窮治之而卽武  
功於它唯湯王武順天應人人所咸與胡懍誓



衆曰孥戮汝桑林之禱甘霖千里胡及九載而  
六責始或澍而枯其後何以赫哉成湯天錫勇  
智表正萬邦胡虺辭之弗臧曰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尹五就桀其職何居將侃侃逆鱗抑嘿嘿  
酸漓退而于湯桀胡不疑商王曰履而胡支日  
名子弟甲兄癸子承親諱無所辨異亦曷勝紀  
泰伯虞仲以天下讓胡弗佯清狂而跳之吳棄  
古公養惟後宮百有二十一月二周以象天則  
匪髓鑿而竭則怨是失職三終陽節任爲人父

夫是以娶胡十五而有王武猶曰仲孺微子臣  
敵卒稱三仁武庚爲義胡以頑民而少康曷君  
受剖比干而囚叔父箕有命在天猶寬祖伊胡  
七十二諫而辛甲不殊包茅之媿化於后宮而  
扞彼無良彼之無良胡弗儀刑文王武旣克殷  
亦有箕微旣無利黃口而胡不遄歸終爲西伯  
誰則難之武建諸社盡東北海其土匪蕪其社  
安在胡有此剪刈而稱興滅舉廢田虞貪豕而  
迎禘於虎豕盡而飢得人肉以脯奉體于口失

不亭取大國之圻王畿百之國三其軍王六其  
師胡侯賦之衆而王師之微百里之邦厥賦千  
乘卿大夫士朝覲會聘以逮祭享胡不懸罄冢  
宰制國用歲杪大計吏而胡王后弗會用啓後  
人以侈奸費叔鮮流言周公辟之成甫髫而疑  
九鼎一絲而始啓金滕畢召奚爲王假有廟洋  
洋如蒞而胡立尸以祀之生則紊之死則戲南  
正司天推筭日食夫何以旅見天子而不終禮  
爲惑昊皇穹如富媪配之匪稷匪文而偕于祀

胡弗惴非類胡弗虞神棄成王剪桐唐叔以封  
胡懲君之戲而遂其終萇劉興廢違天乃亡胡  
更祀二十而周猶贅龐胡重耳之霸而因齊之  
強衛武睿聖九十五而自箴抑抑德音胡先侯  
之羨而有兄禔子放鄭聲胡扶蘇舜華子衿聚  
裳道欲宜淫其又何懲昭王之不復滿已及艾  
胡楚之不報而駝騁荒裔卒用其力以剪徐蠆  
管辭卿禮於平周胡外抑內侈爲反坫塞門以  
肩諸侯將口四維而身效其尤夫子脫驂以賻

館人將成乎一哀胡日慟哭而辭車於受道之  
回伋也爲位以哭兄妻胡自緇夫網而白不報  
母慈

對

雜對

程敏政

對佛問

或曰佛之道出於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  
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如使佛出孔子

之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怒而斥  
之乎抑矜而進之乎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孟子  
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夫其不爲己甚則佛之斥  
與進誠有未易言者然孟子又云孔子不得中  
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佛也  
者其狂狷之流歟其賢知之流歟不可知也佛  
也者出於周之末世而至于西戎耳無聞目無

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也  
佛也者又其甚焉見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兵戈日尋于中國而姪酗之風大作于鄭  
衛齊陳王化所覃及之境於是乎有憤世疾邪  
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于獨者此佛之志也  
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世故爲虛幻惡天下之  
姪則并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飯而  
以茹菜飲水爲賢惡天下之僭則已雖有南面  
王之樂而不能一朝居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

問

患難捐軀以救而不恤推此意也非所謂狂狷  
則所謂賢知者也佛之爲名不經見而其字見  
于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符弗反謂揆  
轉其首也見於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注云佛不  
順也猶孟子之所謂法家拂士也見于周頌曰  
佛時仔肩注云佛弼通言正救其失而不專于  
順從也由是觀之則佛之得名正以其所行有  
矯時違俗之義是或一道也而不可爲世之通  
訓云爾然古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而後世有刲股以愈親之疾者得稱爲孝禮出  
妻使其可嫁而後世有守志不二者得稱爲節  
古者不仕無義而後世有高蹈遠引者得稱爲  
賢禮一命不齒於族再命不齒於家而後世有  
敘齒不敘官者得稱爲達大夫不可徒行而後  
世有貴爲內史趨入里門者得稱爲厚則佛也  
者其爲孔子之所進蓋不可知矣或曰先正以  
佛爲夷狄之教非中國之所宜者何如曰此又  
非予之所知也孔子蓋亦惡見周之末世媿醜

貪亂而欲居九夷矣欲桴於海矣使佛獲見孔  
子孔子必與之矜其志而抑其過進其所不及  
不可知也或曰佛也者無父無君之教而中國  
襲之此中國之所以不治也曰此又非予之所  
知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  
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意以二聖人之清惠不免於過則學之者  
其流弊至此極耳豈二聖人之罪哉彼佛也者  
固矯枉過直之士其流弊則有所不免矣然亦

豈佛之罪哉且春秋之世未有佛而篡弒爲甚自漢以後始有佛而篡弒不加於前也以是爲佛之罪亦厚誣矣或曰梁武好佛而亡其國是其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凡爲人上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皆有亡國之理自桀紂以下不可數也而豈專於佛哉矧佛惡亂而梁武乃篡齊之國家佛好生而梁武乃殺齊之宗室佛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朱异佛惡凶惡而梁武乃納侯景則其平日之所以致禮于佛者止足

爲佞耳惡知佛之可好哉或曰佛之先固可怨也而學佛者多無籍不才之子乃使雜操于中國非計之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不易之論也彼學佛者其善惡固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而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爲不善者不少也輕于自恕而一切歸咎于佛欲盡去其種類是惡垢而并薙其髮惡莠而并掘其苗也古之聖王必使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獲其所其效至於草木鳥獸咸有  
有白蠻貊而來歸者尤矜恤之況佛之徒處於  
中國也久不純於夷也而矜斥之以自署爲儒  
亦不仁矣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  
奉佛之居室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廬其居  
則其教可漸隳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古有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  
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昔 日構者皆  
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

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教之  
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難也詩云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  
也或曰先正嘗言釋氏更不分善惡雖殺人之  
賊能一呼佛便可免罪是佛者乃誨盜之首也  
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聖人不貴無過而貴能  
改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此儒者之教也若  
佛之心何以異此或曰佛之心固善矣若其所

謂降妖邪伏猛獸致晴雨與夫建齋救度設像奉神則惑世誣民之甚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周禮方相氏帥百隸而時儺則以之橐室而毆疫大喪則以之繫壙而毆方良此降妖邪之說也壺涿氏掌取水蟲以牡槀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罔象之屬而三代皆有豢龍氏此伏猛獸之說也太祝掌事鬼神曰禘禘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而舞雩此致晴雨之說也小祝掌禳

禱以祈福祥遠罪疹而素問亦曰上古之醫祝繇而已此建齋救度之說也是數者在先王之世皆掌於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守而佛猶能之則古之遺法未泯也故曰禮失則求諸野又曰儒者耻一事不知而中國乃獨以是詆佛爲妄亦不考之過也古者祭必用人爲尸而其流至于以人殉葬佛也者最號慈仁則固不能無過中者故其祭祀之尸率以土木之偶代之蓋有愛禮存羊之意焉若非後世之直以木主而



廢尸也或曰釋經言佛乃丈六金身又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故有佛國佛牙之說是其誕而不可信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左氏載鄭瞞一族以爲防風氏之後卽禹之所誅者其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其後裔有僞如者爲魯所獲埋其首于魯郭門有榮如者爲齊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恠之故詳記其處也榮如以魯成十六年死而其兄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討

問

其年當百有三歲矣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則其形骨之大壽年之永在古以爲常而在今以爲異者尚多也豈止佛而已哉或曰佛有天堂地獄閻羅夜叉金光之說而達磨西來又倡爲之禪是則不可不斥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業囚其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

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則後世之刑官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士名其地去中國旣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可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達磨之所謂禪乃其國之人士所撰次略如後世諸子百家類書文集

之屬其間精粗純駁雖大儒君子亦有所不免也況今之學者於孔子之道亦不能無出口入耳之弊而又何暇於禪此亦不足憂矣或曰先正嘗言人之斥佛者皆掠其粗以角其精據其外以攻其內而不能辨其似是之非此佛之教所以愈熾而儒之道所以不明也曰此尤非予之所知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強人之所不能也聖門教不躐等性與天道之說子

貢以下皆所未聞於大儒君子往往原心於眇  
忽析理於豪芒而與學佛者較勝負誠非予之  
所知也大抵佛之爲教亦欲使一世之人皆歸  
于爲善而已初不欲一世之人皆髡其首而緇  
其衣去其相生相養之道也其書具在可以考  
見而私憂過計者斥之太甚遂使佛之爲佛雖  
當盛王之世不惟不得預於人列且不得與草  
木鳥獸爲伍此儒者所以不能充其意而佛至  
今存也朱子曰予少年見學佛者必攻之每以  
勝之爲喜不勝爲憤近歲以來則見彼之陷溺  
爲可憫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不知血氣漸衰  
而然邪亦情之所發漸得其正也嗚呼斯言蓋  
盡之矣

予處墳菴踰三年釋誠閨者事予甚謹予每  
言先世香火所奉無以用情當爲爾佛解嘲  
以報之本以爲戲而閨請不已因拈筆書之  
既而悔曰是當罪名教矣將裂而火之則又  
惻於中日噫是豈足以重佛之幸  
哉爾識吾過亦警學之一端也

黃光昇

楊子答客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客舉二語以相難曰信斯言也楊固愈於墨與懋明子曰楊惡能勝墨夫逃墨歸楊真也逃楊歸儒僞也客曰異哉斯言願聞其說曰楊氏爲我人情所易也墨子兼愛人情所難也流俗波靡誰肯舍易而就難故曰真也爲我之說賢者得之以獨善其身不肖者襲之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私自利之事中人咸所不免自私自利之名庸衆亦所諱言夫成已成物之真儒百不逢一世

門

俗所謂儒者名儒而實非也內未嘗不自便其身圖外則號於衆曰天地萬物吾一體也損人利己吾弗爲也斯固爲我者所願托而逃也故曰僞也客曰然則楊墨無事闢與曰聖教四闢而六通王治并包而無外故九夷八蠻通道中國始尊諸子百家兼容聖道斯大孔子於管仲稱其仁子產稱其惠平仲美其善交老子嘆其猶龍何嘗設一門戶立一藩籬哉向使孔子爲政令楊朱治內則百司舉職域中無越俎之嫌

令墨翟治外則禦侮有方隣敵寢九攻之計我  
自有容彼惡乎歸彼自見長又惡乎逃哉客曰  
然則孟氏之闢之也非與曰何可非也戰國之  
時處士橫議矣邪說充耳矣孟氏搗孔子而示  
之的俾瘴嵐塞而復開既尊聖以立統不得不  
昌言以示防故於楊墨則詆其無父無君於告  
子則斥其未嘗知義楊墨不過大道之旁徑告  
子亦自一時之傑士乃拔本塞源顯刺不休諺  
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意有在故其詞

激耳夫膏梁以養體治病必資藥石文綺以華  
躬禦寒必資裘毳膏梁文綺非不美也時固有  
待也孟氏之激其亦激于時乎然門戶已設而  
藩籬已峻斯聖賢之辨也客曰然則爲儒者若  
之何曰明善以誠身無輕議楊兼善以成物無  
輕議墨客唯唯而退

周怡

囚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榷日有

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感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榷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繆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

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韋布

盧枏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枏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債二虜先生越境遠唁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偃蹇諧刺之已甚也盧枏筦爾而笑曰然誠有

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  
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  
而化爲鱖好黃支車渠帑之以絢縞好周之彝  
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  
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  
貴非獨人爲然鬼神亦自有之矣是故黃帝張  
樂洞庭之野享山川洽群神臯搖乎層霄之外  
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感天地哉歐冶子鑄干  
將之器泰乙鑿壇飛廉鼓橐雲霧晦暝升降乎  
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造化哉非獨鬼  
神爲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嶽神秀崛起  
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明已禡其  
賊夫草苴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爲哉大夫退曰  
先生行予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外夷

利瑪竇

答人壽旣過誤猶爲有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

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橐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旣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期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

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旣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也是無爲真無矣惜乎竇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脩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今我僞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



耳汚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  
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  
殆哉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  
既而太宰易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  
夫西洋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  
嗚呼時之往來流而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  
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  
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  
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脩可爲藉如用此以作

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  
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  
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廻乎來日之日力僅足  
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  
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  
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  
便于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  
人能強脫之無時不與我隨無處不與我左右  
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

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往來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不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省卽悔歎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署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

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天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轉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虫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罹蚊蚋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

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于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脩行事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迄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際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于

次後每教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阨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眇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